

《江南野史》 [宋] 龙袞

- 目录
- 卷一
- 卷二
- 卷三
- 卷四
- 卷五
- 卷六
- 卷七
- 卷八
- 卷九
- 卷十
- 逸文

●卷一

○先主

江南先主姓李，名昇，字正伦。其先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。祖志授署为徐州判官，卒于任所。父荣有器度，不事产业，每交结豪杰为事。属时离乱，群盗蜂起。朱梁统天下，而杨行密专据淮南。荣乃感愤，欲图兴复之志。然无少康一旅之众，数区十里之地。闻贼夏韶之众甚盛，欲因之以成大事。既往而说韵曰：“仆大唐之后，少失怙恃，遭世多难。先祖基业宕然横流为人所有。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遗德，宗祧社稷必未杜绝，其间子孙必有兴者。吾虽不调，夙蕴壮志。闻公英雄，士卒勇劲。吾欲因公立事，共取富贵。苟成霸业，古贤鱼水未足为喻。”韵感其言，于是从之。遂率众自海入淮，转掠沿岸郡邑。至濠梁间，众至数千人，军势颇盛。郡邑与战，多为所败。行密闻之，因自帅师攻之，数败，乃为所擒。因捕其家，尽诛之。

时先主方数岁，且异常。见濠上一桑门与行密有故。乞收养，以为徒弟。后行密大将徐温出师濠上，见先主方颀丰硕，隆上短下，乃携归为己子。先主虽少而天性颖悟，夙敦子道，朝夕起居。温清左右承颜侍膳，过若成人。及遇温戚属皆能俯躬迎奉。温妇见之而颇钟爱，抚养无异。逮十余岁，温知其必能干事。遂试之以家务，令主领之。自是温家生计、食邑菜地、夏

秋所入及月俸料，或颁赐物段、出纳府廩。虽有专吏主职，然能于晦朔，总其支费存留，自缙匹之数，无不知其多少。时伏腊荐祀特膻燕饌肴蒸宾客

从吏之费，概量皆中其度，逮奴婢嬖媵寒燠衣御纨绮币帛高下之等，皆取其给，家人之属且亡间言。

温之嫡子皆好聘□□□，主唯习书计，暇则隶射所，所志必精。

遂用徐姓名知诰。既长温为娶其妇，亦能奉苹藻致柔顺之美。

温尝卧疾，唯先主躬侍左右，至于粪溺皆亲执器，动至连月逾时。扶腑出入，或通宵达曙曾不解带；或夜闻警欬，乃率妇往者数四。温于帟间闻人至则问曰：“汝为谁”对曰：“知诰在。”斯又问曰：“彼更何人”对曰：“知诰之妇。”温见其笃于孝养而复能干家，知非常品而诸子难及。乃曰：“吁，汝虽异族，吾无亲疏。”先主闻之愈谨。未几，温起。先主妇卒。温知其笃孝，为之感叹久之。温指侍右一姬谓先主曰：“此必有福。自归吾家而门户长益不啻数倍。汝可妇之，奉汝箕帚。”

遂生嗣主及诸王后。温凡出征讨而疑其帐下，故先主常得奉侍，遂习熟武事，因能骑射，起家为偏将。会宣州叛乱。时温已秉军政，遂命大将柴再用讨之，以先主监军事。既至，乃帅部下先击之，贼平，先主功居最，迁昇州刺史。时诸郡皆以兵甲为务，而先主专尚文儒，延纳多士。未几，会亲信饶洞天荐南昌人宋齐丘，一见与语终日，馆于门下。谘访政治，齐丘遂说，宜颁布六条以率群吏，定民科制，劝课农桑，薄征轻赋，禁止非徭。在位十余年，民庶丰实，郡邑安堵，礼律修举，庶位公廉，城郭浚固，军器充积，兵士辑睦，人乐为用。义父温闻其完葺，乃以嫡子知训居广陵辅政，来自领之。遂移先主刺守京口，未逾期而知训为大将朱瑾所杀。初知训秉政，朝廷誉之为昌华相公，因是轻肆骄傲，辟命卿将，镇戍藩翰，多所不道，瑾颇御之。瑾为人悍毅勇敢，决烈独任。唐末属朱梁篡逆，瑾

为郡守，拒命不从，梁师屡征不克。会其兄珙以别郡先降。梁祖亲讨瑾，乃遣珙于城下，谕令归顺。瑾大怒，乃伪开壁，请与兄语，遂飞刃刺杀珙。梁祖惋欢，攻围愈急，遂亡归淮南。

时人壮之，呼其小字为朱愨哥。瑾既杀知训，乃持其首诣吴主。

主曰：“他有父在，非孤敢闻。卿善自为谋。”瑾乃大呼于市朝，因欲作乱，时无附之者，遂自刭。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乱。瑾已死，吴主遂委政先主，迁在仆射，参政握兵权。军国之事莫不己出。越人寇毗陵，先主以府兵拒之。大战于无锡，越人奔溃。邻境之内唯钱氏为仇。因是与之和好，兵甲遂弭。

乃倾意折节，奉上接下，礼待将校，推其慈惠，致之腹心。以宽简优，柔存恤骁勇，夙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，互与欢饮。士民富实，桴鼓不闻。

，朝廷颀纲以礼振举，上下既入，远迩乐推，呼之为“政事仆射”。大江南北封境之间，二十余年治平如砥。乃治府署之内，立亭号之曰“延宾”，命宋齐丘为记，以待多士。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。或因退休沐之暇亲与之宴饮，谘访阙失，问民疾苦，夜央而罢。时中原多故，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。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，既至縻以爵禄。

故北土士人向风而至者迨数十人，羽翼大成，裨左弥众。或人谗先主于义父温曰：“军国大政请以嫡嗣承之，不得假于他人。”先主闻之，乃表乞罢政务，而宋齐丘谏之，请缓其事。迨数日会温发疾卒，遂止其议。时义弟知询代嗣父镇江陵，遥总朝纲，每与先主争衡。因使说之入朝，遂吴主之命，留而不遣，罢其政权。由是先主始获专任，朝野归附，位望日隆。迁侍中、中书令守，太尉都诸军事，遂袭温故事，出镇建康，以长子璟参政，进封先主为齐王，加礼。建齐国，置百官，以宋齐丘、徐!玠为左右丞相。遂受吴禅，奉吴主为让皇，徙居丹阳宫，改吴年号为升元元年，尊义父温为武皇帝，义弟知证等请归姓，

先主尤怀徐氏鞠养之惠，不忍改之，百官坚请，于是复姓李氏。

立大唐宗庙，祀高祖太宗而追尊四世，祖恪为孝静王，奉考荣为义祖，封徐氏二子复为王，诸孙男女各为郡县主，百官进位有差。乃祀郊圜丘，礼毕，群臣皆贺，复上尊号，遏而不行。

郡邑报符瑞者数十，亦止而不书，以丞相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。

将行，请使通好契丹，遂以宫女缯彩珠玑遣泛海而行。明年蕃使亦至。于是交聘往来者不绝。是时江淮无事，累岁丰稔，兵食盈积。而梁宋屡乱。群臣咸言土运中兴，宜复先代疆宇之请。

其岁吴越灾焚，其宫室府库甲兵殆尽。群议请其弊，诸将奋勇者颇庶。先主不纳，遣使唁之，厚馈币粟以周其乏。殆将假而率之以入中土。未几，会先主疾笃，使召宋齐丘受顾命，托以后事，长子吴王璟嗣位，即日殁于正寝。时昇元七年，年五十六，谥曰孝高，庙号烈祖。先主身長七尺，姿貌瑰特，目瞬如电，语言厚重。望之慑人，与语可爱。少遭屯难，长罹兵革。

民间疾苦无细不知。初建康有处士汪台符，上书陈九患利害之说，皆亲阅览，穷究减否，不耻下问，禀而行之。自登位之后，遣官大定检校民田，高下肥磽皆获允当。人绝怨咨，输赋不稽。

然而仁孝之诚颇动天地，圜丘之祭，天奏月延三刻。是时上旬，月当三更而没。升坛之际，皎然如日，礼毕而落。时饶州余千民母因抱携其孙失手坠地，其子怒拔刃斫之。刃且未及，自腰而下忽陷于地。先主遂命作阔刃铲之。又

吉州豪民龙氏鬻谷不售。上神岗祷庙求旱，为震暴所杀。迨末年恚敦慈恕，山林藪泽禁止以时，恩泽涣汗及被吾民。曰：“民各生父母，安用争城广地，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”自握王权至禅位，凡数十年止一拒越师，盖不得已而为之。将终乃谓嗣主曰：“德昌宫凡积兵器缙帛七百余万，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，以安社稷，不可袭炀皇之迹恃食阻兵，自取亡覆。苟能守吾言，汝为孝子，百姓

谓汝为贤君矣。”殂落之日，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。初有禅之意，忽夜半寺僧撞钟，满城皆惊。逮旦召问，将斩之。

云：“夜来偶得月诗。”先主令曰，乃曰：“徐徐东海出，渐渐入天衢。此夕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。”先主闻之，私喜而释之。又天祐中诸郡童谣云：“东海鲤鱼飞上天。”东海，徐氏之望，鲤，姓也。天时人事其符有如此也。

●卷二

○嗣主

嗣主名璟，字百玉。先主长子，年始十岁出为郎，迁诸卫将军典领军事。先主出镇金陵，以国政付之。转兵部尚书参政事。明年亦赴建康，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诸军事都统。先主受禅，封吴王，诸道元帅，改封齐王，寻嗣位。乃改元为保大，尊母宋氏为皇太后，妃，钟氏为皇后。以太保宋齐丘为相，封三弟景达为王。未几，告将禅位于东都留守。景达固让，不许；给事萧俨极谏，不听。封长子冀为南昌王。是岁虔州妖贼张遇贤作乱，皆绛其衣，时谓之赤军子。袭取南康，众至十余万。

虔守轻之，帅兵屡击皆失利，奄至空山，去城十余里为营。嗣主遣将讨之，连破贼众。遇贤惧，弃众而走。获其副黄伯雄，斩之。是岁下令中外庶政并委齐王，景遂参决。唯枢密使魏岑、查文徽得入白事，余非召对不见。宰相宋齐丘上疏极谏，不听。

其略云：“臣事先朝迨三十年，每论议之际，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，壅蔽不得达其意。今始即位，而不与群臣明见，是陛下偏专独任自圣恃贤而已。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独闻，假天下耳以听；一人不能独明，假天下目以视。故无远迩群情世态不必亲见，躬闻而可得知之。盖能延接疏越异方之人未尝隔绝也。今深居邃处而欲闻民间疾瘼艰苦，犹恶阴而

入于遂道也。然臣老矣，墓木亦既拱矣。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”于是黜

齐丘为润州节度使。既行，朝廷有位者咸窃排毁，言与亲信陈觉等树朋党自此始矣。齐丘因乞归九华旧隐，遂封为九华先生。议征建州。王延政与福州兄延羲有隙，遂各称帝，改正朔，更相为乱。嗣主使谕以祸福，各不从，阻兵相残。复会查文徽素知闽建山路险易，遂以边镐与文徽帅师讨之。复遣祖全恩将兵至建阳。建州兵亦隔水而阵，因以建州降将孟坚引师自后攻之。建人大败，退保其城。时福州民李义杀延政之子自称留后，遣使纳款降嗣主，使以义为福州刺史。延政由是师益失援，遂平建州，执延政以归。封鄱阳王镇饶州。自是汀、泉、漳皆降。是岁改建州延平津为剑州，以建州裨将陈诲为剑州刺史，遣齐王景达徵九华先生宋齐丘与之俱还，崇奉朝请而已。是时福州李义专据其地叛，乃诏建州防戍讨之。及命信州节度使王建封同围福州。义初求救于越，越以舟师浮海而至，冯延鲁纵之登岸而不能御敌。越人乃出李义家族将弃其城，会王建封先杨言曰：“吾军败矣。”烧营而遁，诸军相顾而溃。

嗣主归罪延鲁使锁至建康，遂流于舒州。是时虜主耶律德光陷梁宋，遣二使来告。其价言语通于中国，嗣主问其故，曰：“臣本范阳人，历世冠冕，仕郡为从事，昔后唐清泰主失御，晋高祖以太原叛，与契丹通好，结为父子，事之为君臣。晋祖既因虜兵入洛阳登极，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，以奉朝贡。故令臣事于虜主，守职为郎焉。”嗣主曰：“契丹为治何如”对曰：“蕃不治汉，汉不治蕃。蕃汉不同治自古而然。”嗣主曰：“朝见何如”对曰：“诏则呼汉儿。”“蕃家既无翰墨何以徵赋”

对曰：“蕃地不产谷，故无徵赋。然臣事单于逾方数岁，亦未尝睹虜廷之事。或传徵兵适传箭为号，每一部落传箭一只。”

“何以限多日。”“以皮为约。”“何谓皮约”曰：“筑隘巷

以一皮藉之，兵骑过而践焉，以麋坏为度，徵多则以骆驼，次以羊以兔为准。”“卿主所以命孤者将奚为”对曰：“晋少主逆命背约，既遣入蕃。虜主欲与君，继先君之好，将册君为中原之主矣。”嗣主曰：“孤守江南社稷，系嗣与梁宋阻修。若契丹不忘先好，惠锡行人，孤受赐多矣。其他不敢拜命之辱。”

蕃使闻之遂行。时中原无主，寇盗纵横。嗣主乃叹曰：“孤不能因其危运，命将兴师，抗衡中国，恢复高大之士宇，而乃劳师于海隅。孤实先代之罪人也。”至于悔恨百端不能自弭。时泰州刺史皇甫晖、王建及沿淮群盗皆来降。至明年命兵部尚书贾谈入契丹报聘，以太傅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。汉河中节度使守司徒李守贞为汉师所围，遣从事朱元、李平来乞师。初晋少主世虜耶律德光，再寇河北，命守贞副杜重威帅众御之。至中渡桥为虜主所围，遂降之。德

光既入梁园，明年归蕃。汉高祖自河东入践阡，重威因叛。高祖征之，出城降。至隐帝即位，恐重威复叛，遂诛之。守贞乃重威之党，疑不自安，遂据城不顺。隐帝命周太祖征之，攻其城且急，守贞惧，乃窃元等至表略曰：“臣之先世乃唐之远裔，祖俟称将，代不绝人，茂绩殊勋，着于简策。昔日巢寇犯阙，僖、昭失御，宗社版荡，为人所有。臣虽生于梁末，幼失怙恃，零丁孤苦，遭世多难。迨能执戈捐身事晋，征讨攻伐，粗立战功。为高祖见擢，俾典禁卫，颇着劳绩。寻属顾命，出守蒲津。洎少主厄运，遂歿戎虏。晋阳覆餗，天下横流。强守无主，臣不胜忿惋，痛心疾首。欲效愚忠，诛鉏蛇豕，恢复先业，庶安宇内。功未及立，凶党俄临，众寡不敌，遂罹围迫。臣虽躬当矢石以帅群下，悉力固守。冀殄犬羊，殒首不顾，臣之分也。然预备不虞，有备不败，古之善教也。臣远闻君王霸有江左，雄跨淮甸，禁暴弭乱，推亡固存，有王者之风，将继巨唐。有土者非君而谁况臣忝宗盟，敢

罄诚款。苟君王察臣忠勇，怜顾本枝，救患恤邻，遏强附顺。

爰遣偏将出为东援，则君有五霸之风，不让于桓文之主。苟获全济，实君之惠”云云。嗣主览表，遂遣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西面行营招讨使，帅诸军并进，至淮甸闻河中城已陷，守贞势屈，遂与妻子酣燕于楼上，使下举火自焚，于是班师。而元等留江南。诛节度王建封。初招讨使王崇文围福州，命建封分兵攻守其东，城门垂陷。因嗣主失机，先诏崇文为福州节度使。

建封闻之，心不平。遂受李义厚赂，先烧营而遁，国家以前功隐忍，未即加诛，例转同平章事。建封不识大体，求馆中书政事。嗣主曰：“卿乃一使相耳，安可乱常僭于台辅。汝无惹闹。”自是人号之为“王惹闹”。日恣跋扈，累表邀求，发言不巽。

嗣主怒发前后罪犯杀之。鼎州节度使马希萼使奉来乞师。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。其家法兄弟传国。兄希范违命，越次立同母弟希广。初希萼授桂林节度使，自镇来奔丧，未至，希广惧将害已，使以舟师自上流迎卫，送至鼎州。既而构隙，欲诛杀萼。

故来乞师为援。其表略曰：“昔先主早以勋业，基有楚国。不幸即世顾命之夕，显令兄弟以天伦绍立，庶奉宗庙，获享国祚。

无何，嗣君不延永命，奄弃社稷。讣告至日，臣不胜痛切肤骨，血泣颐睫。即时奔走哀庭，冀处苦凶，用竭臣子之孝。不图天未殄祸，孽竖构隙，间离我戚属，汨乱先序，潜阻兵戈，将谋剿绝。苟不更图，殒在朝夕。故臣敢远遣行价，殫布腹心。惟君存先王之昔好，轸大国之武威。许出兵援以附不腆。庶俾盗党免弄凶器”云云。嗣主乃遣将何洙应之，会希广攻之不克，希萼遂帅州

兵及五溪蛮攻杀希广。遂遣右仆射孙忌持节立希萼为楚王。既立，荒淫骄恣，不恤国政。其将徐威等作乱，乃国希萼立其弟希崇。嗣主闻之，遣边镐讨之。希崇出降，遂入长沙迎希萼，希崇归以为王。初南王刘氏之子嗣立，闻马氏兄弟

败乱，徙江南。遂遣将进取桂林，侵至桂阳，监嗣主遣大将张峦至郴连间，复归。裨将杨胜、侯忠帅袁、吉二郡乡师合数千人，分道而进至临贺，与广人战于城下。广人败绩。城守使壅上流以诱我。忠等见水浅，乘胜被木栅而入，因各争功，纵兵乱掠。广人伏兵拒之，忠等失利，退遇决水泛溢，士卒溺死者大半，余众宵遁，亦未至桂林。闻忠等败于是，亦班师。秋，分洪州高安县为筠州，以右仆射孙忌为相。鼎州刘言叛，袭长沙，边镐弃城走。镐为人柔懦，酷释氏。凡出征伐无威武严号令，苟幸克捷，多以生济为利。初平建州，时人呼为边罗汉。

至是政出群小，弱而无断，唯事桑门，广设杂施，楚人罹苦，谓之边和尚。乃无守御，脱身夜遁。遂流之于饶州。是岁周太祖登极，明年建康灾，焚庐舍营署逾月乃止。保大十一年，境内大旱，自六月不雨。至明年三月，民大饥，疫死大半。下令郡县煮粥赈之。饥民食者皆死。城内外傍水际积，尸臭不堪行。

是岁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奉表乞师求援。彦超乃汉高祖同母异父弟，骄狠无谋。汉祖既登极，遂授以兖。迨周太祖自邳入京师，颜超召帅部下辅隐帝，拒战，寻败。因收集余骑归兖，据城不顺。周太祖将亲征之，惧而求援。嗣主遣兵数千，至淮，大为周师所败，俘其将校，遂诛彦超。常以金帛募海上客，得五百余辈，皆魁岸膂力勇敢。及周师围城，说彦超曰：“今围急城且将陷，请开门为公以热血相拨一场，决胜败。安能于危窘之地坐守诛戮”彦超不能从，周祖闻而义之，城陷，命开围东角纵之。客结圆阵而出。周祖使戒之曰：“朕既赦汝，所过城邑无害民人。”对曰：“臣皆海曲之民，不负节义，偶为彦超所误，不能成功，臣之耻也。今陛下既释臣等，顾归渔农以奉圣朝，敢有他志，再取亡歿。”言讫皆山呼而去。太祖既平彦超，乃释所俘江南将校，而谕之曰：“卿归语汝主，朕征有

罪乃为君之道。何烦远援以附不庭。朕方和结邻好，休边境，是所顾也。卿可言之。”嗣主闻而悔恨忘食。先是汉末遣使往湘潭市茶，会边镐平马氏，例俘于江南。嗣主因而引对慰劳，遂以上茗万斤备人舡遣之，自夏口转令入江陵而还。是岁周世宗嗣位。明年夏，授天威军都虞候刘仁瞻为寿州节度使。

冬，周师入淮甸。命押衙统军刘彦贞帅师向寿春以御之，遣江南节度使皇甫晖将兵为援。时周师弃营退据浮桥以俟我师。彦贞议追之，仁瞻以为周师奸谋，恐其设伏。不如养锐以俟其隙。彦贞将家子，少长富贵，唯贪恠聚敛为务，莫知兵法，不经战斗，多喜虚誉，能射帖子。俗谓之“刘一箭。”乃曰：“敌知吾至，则先遁之。不追何待”裨将臧师朗等恃勇寡谋，贪功轻敌，不顾兵骑夜发晨食，至正阳争据其桥，数战不利。为周师所败，诸将皆没，凡丧师计以七万。时江淮宁久，民不知兵，大军既败，莫不惶怖。诸郡无备，皆弃城而北。于是遣宰臣孙忌及钟谔、李德明相次奉表请称藩以和。周世宗使德明复命，议尽割淮南之地为好。德明既还，盛称世宗英德，德明固请割地为便，陈览尤忌德明，因是固执割地无益，且言德明背国图利。然德明素无行义，言多过谬，举朝不信。德明知说不见用，乃大呼于众曰：“周师渡江，国必亡矣。”嗣主怒，乃斩德明。使齐王景达与陈觉帅师向寿春为援。先是让王一族徙居泰州，至是命园苑使尹延范迎置京口。时道路已乱，延范虑有变，执其二弟六十余人杀之，以其妇女渡江。嗣主大怒，腰斩延范，杨氏遂绝。既而嗣主泣谓左右曰：“延范之死乃成济之徒与。孤非不知之，不得已矣。”初江北诸郡兴屯田执事者虐用民力，人多怒之。及周师至皆以牛酒迎之。而周师不能安抚，皆奴隶俘虏，视之如草芥。民乃不愜，相与起义，治农器为兵，编纸为甲冑。处处保聚，谓之白甲子。周师讨之，每为所御。刘仁瞻

厉志坚守。遂袭城南大寨，俘斩数千级，裨将张全约、周饶皆决以死誓。时诸路进攻，朱元复舒州，季平克蕲州，唐进克泰州。周师在诸郡者皆退合寿春。元帅景达与陈觉屯濠州，聚兵五万，无决战之计。筑甬道欲通寿春。张全约与周饶不和，仁瞻乃斩全约，而周饶病死，仁瞻亦发病。时朱元、陈觉有隙，将战，遂与部下叛。裨将时廷厚止之，元杀之而行。于是诸军大溃，边镐等为之擒景达。陈觉奔还。刘仁瞻疾笃不能视事，副使孙羽以城降。唯楚州守将张彦卿不下，周师围之，矢石如雨。民虽死困，守益坚。迨一年食尽方陷。彦卿，夙将之后，善抚师旅，共啗甘苦。城破之日与军一万。战而没，无一生还者，遂屠其城。世宗召江南之俘刘承遇谕以通和。嗣主遂遣宰臣冯延巳、陈觉奉表至州，献舒、庐、滁、和、蕲、黄之地以和。遂下令去帝号，正朔从显德。以营屯应援使林仁肇为润州节度使，赠刘仁瞻太师，追封卫王，赠孙忌太傅，追封鲁国公；赠张彦卿侍中，放太傅宋齐丘于池州九华旧隐。初朱元之叛，举国震慑。时陈觉、李徽吉每白嗣主言：“国祚将亡，宋公本造国手。非此公不可。请举国授之。国事委行之，后以闻。

陛下深居后苑与觉时从容奉谈释老而已。”嗣主乃命中书舍人陈乔具诏

，将行，会乔极谏其议，遂止。陈觉自奉使回，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：“江南连年拒命，知是宰相严续所为，可杀以谢过。”钟谔闻之，不信。白嗣主。固请北使覆实其事，乃遣谔告谢自责，言：“非续之罪，此乃本国之过也。”世宗曰：“必使续如是乃忠臣矣。朕为天下之主肯杀忠臣乎”谔既反命，嗣主乃下命尽发其前后罪恶，遣使监守宋齐丘，因自缢而死。贬陈觉、李徽古，皆杀之。初既使孙忌奉表称藩，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议割淮南以和，而不听。德明见杀，复使景达出。

世宗闻之，怒江南背约。遂问忌江南可取虚实，忌对曰：“臣

本国虽能甲兵尚三十万余，未易可图。”世宗让忌曰：“江南不过十数郡，而师旅太多，何见欺与”忌曰：“精甲利兵虽即十余万，然长江一条飞湍千里，风涛激勇，险过汤池，所谓天堑也。斯可敌十万之师。国老宋齐丘智谋宏远，机变如神，指授师徒，坐制之勇，乃王猛、谢安之徒。斯亦可敌十万。”世宗闻而恶之，乃载忌使谕刘仁瞻趣降，忌乃反其辞。会左右谮忌于世宗云：“昔说朱守殷以汴州叛。”寻杀忌，后使钟谔还命曰：“朕与江南大义虽定，然宋齐丘不死，殆难保和好。”

寻齐丘之死，亦由是焉。时彗孛频见斗牛之分。议迁都以避之，嗣主以“建康与敌隔境，江又在下流。敌寇若至，则婴城自固。

苟令外郡守节，能救其难，乃为刘裕、陈霸先耳。今吾移都豫章，据其上流，而制其根本，此上策也。”群议未决，唯枢密唐镐赞成其议。乃使修葺洪州为定都之计，封次子从嘉为吴王，居东宫。贬礼部侍郎钟谔，寻杀之。贬天威军都虞候张峦于宣州，杀之。与钟谔谋逆故也。改豫章郡为南都。是岁太祖登极。

建隆二年春，嗣主如南都，立吴王从嘉为太子监国。所过郡邑慰劳守宰，存问高年疾苦。次于庐山，与从臣游于山中寺观，遍览胜景，赋诗谈宴。旬日而行，三月至南都。洪州乃藩镇之地，及为王都则湫隘尤剧。宫府营署十不容其一二。自公卿下至军士皂隶皆旦夕思归，嗣主恐生变，忧忿烦悸。因此怒唐镐阿旨，欲致极法，镐惧缢死。嗣主方议东还。未几而疾作，六月殁于洪州，年四十六。归葬建康。嗣主音容闲雅，眉目若画，趣尚清洁，好学而能诗。然天性儒懦，素昧威武。自嗣主以来，常欲脱去机务，游泳澹寂，以保社稷不获其已。而聪悟迷惑，阔于听断。故多为左右所沮，东征西讨，出不由衷。刑辜戮奸，于怨是致。号令无法，长恶稔愆。丧师虚国，自己而作。及周师俄至，颓然无备，神情委偃，若无所措。先主顾命之词徒虚

语尔。孝子贤君不亦远乎于是衄于割地，愧作藩臣。情虑荒悸，不能自懋。遂议迁都，遁强趣弱，亦叔世季年。实可嗟悼。既至南都，常不自安。将宴百寮于殿上，忽见故太傅宋齐丘自陞而趋进，遂恶之，入而得疾，数日而殂。识者谓信谗而害于贤良之故矣。初先主既封齐王，将受吴禅，有善相者至。先主遂列诸子见之。相者因指齐王景达曰：“此虽不及于公，然善持守者也。”先主复令相嗣主，相者曰：“只恐不了公家事。”

先主不从。及嗣主继立，常欲禅位景达与宋齐丘，既不获。后果丧淮甸而国几亡矣。后景达出镇临川，开宝中以寿终。

●卷三

○后主宜春王

后主名煜，字重光。本名从嘉，及嗣立改焉。嗣主第六子，太子冀同母弟。幼封安定郡公，周师入淮甸，迁神武军都虞候。

沿江巡抚，因猎于野。时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，帅众将渡江征建康。见白气贯空，使覘之，乃后主与众猎焉。叹曰：“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遂止。嗣主闻之，因立为后，以吴王参政。

嗣主南迁洪州，遂立为太子监国。嗣主殂，遂即伪位，尊母钟氏为太后，立妃周氏为皇后，封诸弟为王，百官偕加职。罢诸郡屯田归州县，委所属宰簿与常赋俱征。随所租入十分锡一，谓之“率分”，以为禄廩，诸朱胶牙税亦然。由是公无遗利，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挠刻，获安业焉。乾德二年始用铁钱，以十当铜之一。初嗣主即位，征伐频起。先主德昌泉布既竭，遂议铸唐国钱。其眉曰“唐国通宝”，约一千重三斤十二两。至数年而毙。百姓盗铸几至一斤余，以一文置水上不沉。虽严禁不止。至是有铁钱之议。既行至数年，物价渐增。诸郡之民复盗铸者颇多，而轻小，环外芒刺不及官场圆净。国家虽以法绳之，犯者配远郡，民罹之益众而不止。又先主世不概括定民产，自正斛上别输三斗于官，廩受盐二斤谓之盐米，百姓便之。及世宗克淮南，盐货遂艰，官无可支，至今输之犹为定制。以林

仁肇为南都留守守南昌尹。冬，建州节度使陈晦卒，时后主罔恤政务，晓于禁中卧听内道场童行撞钟。有节数喜而召之，当剃度为僧。而童子奸猾，对曰：“不敢独受恩泽，愿陛下如佛慈悲广覃，诸郡于是普度焉。”是岁十月二日，后主纳国。开宝三年冬，后主因校猎于青龙山，还大理寺，亲录囚系，多获原宥。给事中萧俨、中书侍郎韩熙载等弹奏，称狱讼必申有司，囹圄之中非车驾所宜至。请省司罚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。

三年夏太白日见，至秋方没。又二日相触，时人以视见之。是岁韩熙载卒。天王使至，讽后主入朝，煜不应诏。初流言共谓北使窃伺后主匡钱至船，必载之北度。自是后主惧不敢登使者船。秋抚州齐王景达卒。遣弟宜春王从谦入朝京师。冬有商人上密事，请窃往江陵焚烧北朝所造楼船战舰数千艘，乞割符验。

后主惧事泄，不敢听。于是商人遁去。下令贬损制度，下书称教。改中书省为左右内司府，尚书为会府，御史台为司宪府，翰林为弘文馆，枢密院为光政院。降诸王为郡公。初，台阁殿各有螭吻。自乾德后天王使至则去之，使还复用，至是遂除。

四年冬，南都留守南昌尹林仁肇卒，遇鸩也。诛内史舍人潘佑，户部侍郎李平以侍卫亲军，都虞候申令坚为吉州刺史。六年，遣次弟邓王从益朝京师，寻遣回，谕后主入朝。六年冬，王师济江，克池州。以天德军都虞候杜真率师御之。败绩于当涂。

遂戒严城守。下令去开宝之号，公私牒籍称甲戌岁，募民献纳缙粟以裨国用，而署之以爵秩。时献者颇多，袁州萍乡制置使刘茂忠破潭师于境内。八年春，有彗星孛于东方。初，亘中天，其末曲向北，时谓之扫星。迨晓至亭午短如帚焉。城将陷没，越人攻丹徒。命同德军都虞候卢绛督舟师出援之。是岁阅民为司徒。初，先主之世既为量民田以奠科赋。自二缙以上家出一卒，号为义师。中有别籍分居又出一卒，谓之新生拟军，至民

间有新置物产者亦出一卒，谓之新拟军。又于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，谓之国军，后改为扳山军。使物力户为之将校董之。

又嗣主之世许诸郡民划竞渡船。每至端午，官给彩，俾两两较其殿最，胜者加以银碗，谓之打标，皆籍其名。至是尽搜为卒，谓之凌波军。率民间佣奴赘婿，谓之义勇军。又募豪民皆自备缙帛军服兵器，招集无赖亡命辈，谓之自在军。民应之者益多矣。王师围急，乃窃降蜡书招百姓。自老弱外能被执者谓之排门军。凡十三等名，遣赴边境及登城把守，建康城陷方罢归农。

其将校起发入京师，数年放还乡里。夏，诛神卫统军都虞候皇甫继勋。秋，洪州节度使朱令赉自浔阳湖口帅水陆诸军将校援建康。进次虎踞洲，与王师合战，众皆溃，令赉死之。初，后主以大兵围近，历年百姓疫死，士卒乏食，俾陈乔作降款，与太子出降。使行人与约诘。旦至午未决，寻城陷。都招讨使曹彬既入，后主出拜于宫门。彬曰：“何故负约！”后主无辞，唯言人心不一故也。遂令左右奉玺缓上彬。彬复命后主作书委谕诸郡令以城归顺。唯江州不从。其裨将胡则杀刺史监军使，遂据城叛。先锋曾翰帅众攻之。师老而疲

，至明年冬，食尽方陷，遂屠其城。王师既入建康，唯后主官门不入。时升元寺阁数层，高可十余丈。梁时为瓦棺阁。豪民富商之家避难于上，迨千余人，为越人所焚，一旦而熄。彬乃使监守后主与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阙，百司官属仅千艘，将发，号泣之声淘于水陆。

既行，后主于舟中泣数行下，因命笔自赋诗云：“江南江北旧家乡，三十年来梦一场。吴苑宫门今冷落，广陵台殿已荒凉。

云笼远岫愁千片，雨打孤舟泪万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间坐细思量。”既至汴口，欲登礼普光寺。左右谏止，后主怒而大骂，曰：“吾自少被汝辈禁制，都不自由。今日家国俱亡尚如此耶”登之拳而礼，叹念久之，散施衣物缙帛。至京师乃面

缚御璧，群臣舆衬，以见太祖。太祖以后主拒命劳师，然念称藩入贡二十余年，乃赦之。后主与臣寮素服徒步。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：“汝为江南国主已乎。”煜见左右班列仪卫严肃，股栗久之，不能对。寻命赦罪，赐冠带，遣就馆。封违命侯，授左千牛卫上将军。太宗登极，改封陇西公。太平兴国三年秋，后主因疾，上宣翰林医视药，中使慰谕者数四，翌日而殁。在伪位十五年，年四十二，赠太师，追封吴王，给赐含襚弥厚遣中使护丧事。初后主既违朝旨拒命不行，尝谓人曰：“他日王师见讨，孤当躬擐戎服，亲驾士卒，背城一战，以存社稷。

如其不获，乃聚室自焚，终不作他国之鬼。”太祖闻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此措大见语耳，徒有其口，必无其志。渠能如是，孙皓、叔宝不为降虏矣。”至是果然。后主自少俊迈，喜肄儒学，工诗，能属文，晓悟音律。姿仪风雅，举止儒措，宛若士人。

酷信浮图之法，垂死不悟。常于禁中聚僧尼，署寺宇于中。常所聚徒数百人。朝退与后顶僧伽帽，衣袈裟，转诵佛书，手不暂释，拜跪顿首，至为疣赘，亲为桑门，削作厕筒子试之，腮颊有少涩滞者，再为治之。其手常抄，乃学佛握印而行。百官士庶则而效之。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万余，亲给廩米，帑藏缙帛以供之。常召募有道士为僧者与之二金。往往有贪苟而为者。僧犯奸，有司具牒还俗。后主乃曰：“僧人奸淫，本图还俗。今若从之，是纵其欲。勒令礼佛三百拜，免其刑。”

北朝闻之阴选少年有经叶口辨者往化之。后主崇奉，谓之一佛出世，号为小长老。朝夕与论六根、四谛、天堂、地狱、循环、果报，又说令广施刹梵，营造塔像，身被红罗销金三事。后主让其太奢，乃曰：“陛下不读《华严经》，争知佛富贵”自是襟怀澁敞恍，兵机守御之谋，慌然而弛，困廩渐虚，财

用益竭。

又使后主于牛头山大起兰若仅千间，聚徒千众。旦暮设菜食，

无非异方珍饌，一日食之不尽，明旦再具，谓之“折倒”，时议谓“折倒”为煜自讖。及大兵至，后为营署。北朝又俾僧于采石矶下草庵，白云“少而草衣木食”，后主使赍供献，佯为不受，乃阴凿穴及垒石为塔，阔数围，高迨数丈，而夜量水面。

及王师克池州而浮梁，遂至，系于塔穴且渡，南北不差毫厘。

师徒合围，乃召小长老议其拒守，对曰：“臣僧当摇退之。”

于是登城大呼，而周麾兵乃小却。后主喜，令僧俗兵士，念诵救苦观音菩萨，满城沸涌，未几，四面矢石雨下，士民伤死者众。后主复使言之，托疾不起，及诛皇甫继勋之后，方疑无验，乃鸩而杀之。时城中有僧数千表乞披坚执锐出城斗战，后主不从，曰：“不可毁他教法。”宰相汤说、吏部尚书徐铉之徒但顺非文过，尸禄希旨，曾不一言谏诤。坐待王师，阴伺败亡，随作系虏。韩熙载谀佞苟容，尝上疏云：“诸佛慈悲，尚容悔过。”言多此类，任成祸胎，见危是幸。迨卢绛出水战，生获裨校及甲士百人，其校身状魁岸，容貌甚武，将见后主，或告之曰：“若对官家，善为词说，必免其祸。”校乃抗声：“彼则一国主，何官家之有。”既见喏而不拜，后主喜而且惧。因问：“北师中似汝辈者几”对曰：“国主若悟，诚宜趋降，为一城生民延命，苟不如是，旦夕之中适为鱼肉。如吾辈者几万，何足问之”后主默然无断，久之令出，为閹人所刺，乃大呼曰：“死不得其地矣。”余甲士皆重伤，后主哀之给饮食药饵治之。迨愈引见，各给曰：“官家如佛慈悲，好生恶杀，臣等无以为报答。愿逾城窃斩北师以谢生成。”乃夜纵之，迨旦皆割馘而至。后主喜之，赏赐有加。于是再遣之，而不复至矣。后主不知贼取城外百姓耳献焉。故城中虚实之状皆被测之。诸郡有断死狱者当先奏牒，既详覆无疑，乃于佛前炷香熬灯以达旦为验，若火灭则从之，如燃则货死。富商大贾有犯法者乃赂左

右内人，窃续之而获宥者多矣。其为人朦昧若此，不亡何俟。

初北朝兵将兴，吉州子城上有神现头如车轮，额上有珠光烁如月，军民皆看，数日而没。今俗呼为天王楼。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楼航皆有将军之号，忽一艘且吼如人，闻于十数里。后主乃降杖决之。又见鳧雁自北而飞，迨千群至城侧叫啸悲鸣，遗粪于城屋及女墙上，皆白而臭月余乃止。城中士庶衣碧服染，时须经宿露则愈鲜，时呼之为“天水碧。”庐陵曾氏将娶妇，忽化为女，后嫁之生子焉。又有海鲮形如大堤，长数十丈，至于浔阳。值冬水涸，不能旋

，每每噉喙，水自脑而出，或云海神取其珠矣。迨死，人食其肉，多者至，卒以肋骨为桥，脊骨为臼。鲮者，鲤之类也。既死则国亡。其怪讖多若是。煜之君臣皆颛蒙不悟其妖。

宜春王从谦，嗣主第九子，后主之母弟。幼而聪悟，好学有文词，未弱冠有能诗之名。嗣主尝于苑中与宰相奕，而从谦侍侧，嗣主命之赋《观棋诗》，从谦乃命笔立赋曰：“竹林二君子，终日意沉吟。相对终无语，争先各有心。恃强终有失，守分固无侵。若算机谋处，沧溟想未深。”嗣主览之惊叹，令颁示百寮以为规诫。士流争写，纸价动于建康。及后主嗣，立封王。开宝中天王诏后主入朝，煜未行乃遣从谦奉朝贡。既至，敷奏无失礼节。太祖优恩，封之为充王，赐第宅锡赉颇厚，恩及藩戚。未几侍上，上从容谓之曰：“卿可贻书与国主，令入朝奉，朕当大驾抵宋毫而迎，封之以大府，所谓彼此遭逢，自无失时。”从谦对曰：“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庙，陛下垂覆载之恩许之入朝，寔千载一遇，必须奉诏。”太祖因赐酒食缙帛而罢，及从谦为书使至建康谕以上意，而后主为陈乔等所制，乃不从。及平建康，后主入朝。太宗诘以不从从谦之旨，拒命劳师，后主惧乃伪对以不闻其命。太宗怒，遂降从谦于南班。

既以家国丧亡，爵秩贬损，妃御不存，默默不自安，遂卧疾而卒。初从谦奉使宫口，质而不返其妃每哭诣，后主无以计，每闻使至，必避之而已。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，卒。后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。前后之妹，少以姻戚往来宫中。后主见其美姿容乃纳之。前后疾将殁，忽见后入，乃问妹妹几时至宫来，后时年幼不知嫌疑，即以实对曰：“既数日矣。”后怒，遂面壁而卧，至死不顾。后既殂，常入禁中，至纳为后，乃成礼而已。将纳彩，后主令交鹅被以缙彩使御书，极于侈靡。及亲迎，民庶观者咸登于屋，有坠瓦而死。其夕燕群臣，韩熙载而降皆为诗以讽焉，而后主不之谴。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风俗，及后主封违命侯，后封妃，太平兴国三年后主殂，未几后亦卒。

●卷四

○宋齐丘

宋齐丘，字子嵩。世为庐陵淦阳皂山人。父诚，因巢寇之乱与南昌人钟传同起于草野，唐王不能制。时高骈镇淮南，遂表传为洪州节度使，寻封南平王，以诚为副使，卒于任所。齐丘因是以为故里焉。齐丘少孤，好学为文，其体颇质朴而无师授。遂游学于诸郡。自以世乱，乃笃志于商君长短机变权霸之术。与之谈者皆屈，莫能救其涯涘。时先主刺昇州，其亲友饶洞天出守庐陵。齐丘因刺谒之，与语终日。延于门下，旦夕为之醮，因访时务。未几，洞天解郡

，遂命载归。广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，因遗书荐之于先主。既至，栖迟逆旅，裹调罄乏，因吁叹数四。其邻倡优女魏氏闻之，乃窃赂遗数鍰由是获备管幅，遂克投贄一见。先主宾之以国士，大获赂遗，寻娶魏氏，馆而给之。因说先主广延儒素，务农训兵，黜陟妍否，进用公廉，修学废坠，制御奸雄。凡数年间，府廩盈积，城隍完峻，士卒骁勇。义父徐温闻而往自镇之，乃迁先主刺守润州，未几，温嫡子知训为朱瑾所杀，齐丘乃勉先主帅兵渡江以平其乱，冀卫社稷，潜立大勋，代秉其政。若握重兵制御群下，可成洪业。

既至，遂果代之。时吴主既弱，政出多门，君臣纲纪弛而不振，乃修复政理，动据礼法，务葺民庶，罢其不经，总以要务，宽

省征赋，农有定制，官无虚禄，辑睦公族，抚存将校，优给卒伍，爵赏有功，刑辟中度，斥捕攘寇，上下咸义，皆齐丘之谋焉。又说以虚怀待士，博访艺能，遂立延宾亭，招纳贤豪，以敦时望。复创一池，中立亭宇。每与先主登临，乃屏绝人迹，以议家国，或至夜艾。池亭今犹存焉。先主欲致之重位，然为温所忌，遂署为府中从事。温因擢拜右司员外，即复授谏议大夫。兵部侍郎。居府中日议庶政，乃使人于淮上延接北土归义士。大夫孙忌、韩熙载等数十人皆以仁爱惠义致诸腹中。故人莫不乐为之用，齐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会英杰，言听谋从，身居显位，儒家之荣，于斯为盛。遂告归豫章改葬。既入九华山下，卜居退身，表乞致仕，吴主累召，乃数表坚让。略曰：“昔高宗之梦传说，西伯之获非熊。况臣筑岩之相，钓渭之肾。

禄位弥重，宜居山野”云云。时嗣主已为大将军，先主使赍吴王诏，亲往慰谕，优辞敦勉，弥留旬月，然后乃起。方舟并济，好狎如友。既至先主喜，分约父子，授中书侍郎，迁仆射平章事。先主位望崇重，基称弥隆。因谋为禅代，乃请先主移镇金陵，以基王业，交结邻好，绥悦守宰，广覃恩施，抚辑远迹。

□辅元子，观其间隙以待时清。于是从之。然吴主恭默劳谦，人心未殆，而宫禁之内嫔御贵戚警欬嚏歔之微，齐丘莫不知之以阴闻。建康议以刘穆之之辅宋祖无以过之。吴主忽谓左右曰：“孤克己，虽动为下所奉，然为徐氏制驭，名存实丧。今欲求为一田舍翁，将安所归乎。”遂泣下数行。齐丘闻之，乃还建康议迁都金陵。吴主既半渡，遂引至润州安置，号丹阳宫，未几，使讽吴主禅位。先主既膺禅位，齐丘复请归姓以绍唐统，冀德威四方，遂迁左丞相司马元勋，乃就。国步既安，因表罢相，庶崇止足，以避贤能。遂除洪州节度使。既至，乃召故老亲属与叙情旧，饮宴弥厚，溥沾馈遗。乃改其故里为爱亲里，

坊为衣锦坊。更易弊政，补缉群条。庶民便利，莫不荣之。迨先主笃疾，诏还受顾命，托以后事。嗣主立，加太傅以前官相之。嗣主襟量仁懦，言几玩狎，恭已无法，大失统御。或深居宫禁，全忘宵旰。齐丘每犯颜谏止，陈以昧旦之道，馭朽之危。

又欲捐社稷，传位于太弟。于是上疏论先主创立之艰，忧动之重。狂谏不从。未几，以为浙西节度使。自是左右侍从皆东宫白面少年，儒流雅士韩熙载之徒多肆排毁，以先朝老臣终不为少主所用。嗣主顾盼颇见慢色。齐丘知之，求罢其政，但奉朝请而已。年既衰暮，自负勋旧，不能折节降身，随时容众，为钟谟、常梦锡、江文蔚、萧俨承等非顺旨，尤生谤渎。及叹曰：“鸟尽兔死则弓藏犬烹矣。”因表乞归九华旧居。嗣主与左右皆以为诈，激要君上。乃赐号九华先生，封青阳县公，食一县之赋。至四年，嗣主命齐王景达就诏与俱还建康，亦奉朝请而已。至六年，又出镇洪州。九年复诏还，拜太师，固让。十一年，复往南昌。十三年，周师入淮甸，诏还谋难。始齐丘赐归九华，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为戏。屡征闽建，复讨湘沅。外乏师旅内竭帑藏。国用军器宕然虚匱，淮甸疆境弃如土芥。养老乞言以为迂典，谏议询谋耻而不行。周师暴至，遂失备御。

方诏还议军事。未至，以刘彦贞为都统出援寿春。齐丘闻之，曰：“斯乃蹴鞠射括之徒，焉能总众以御勍敌，辱国丧师必是行矣。”既至，因表乞急召还，彦贞闻之，狼愎而行，未几果没。复以朱元又叛，诸郡皆陷。选将阅师，称藩割地，皆匪专谋，复告老谢疾，乞骸骨，归南昌。既而嗣主自亡淮南，神情躁挠，荒悖不安。赏曰：“孤欲履脱国务，放心云鹤。每思寄托，恨未得人。”时陈觉、李徽古等常见亲密。因顺旨而言：“齐丘先朝夙老，谕家造国四方所知。若委之国事，俾继伊旦，陛下暂辍万几。高宴深宫，俟睿德隆宁，归政何晚。”又会钟

谟北使返，谣称世宗曰：“朕与江南分义既定，然宋齐丘不死，殆难保其久永。”合朝顺非，遂成衅隙。因是贬杀觉等。时齐丘不知其旨，乃见舳舻舟诏入，遣归九华。既至，遂绝粮七日而卒。刘丘昔常著启云：“至于千恩万端，只为饥寒两字。”

人见其死，谓之自讖。齐丘所荐进者，惟能先萌未兆，智策宏远，才堪致化，理能易俗，与己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。凡数十人名皆显达，贵历朝廷。岂以寻章摘句戕贼经史残剥古人之词为文士者哉。故齐丘之学天才纵逸，颖出群汇，混然而得，非耗蠹前修而为之辞。至如《凤台山亭诗》、《延宾亭记》、

《九华三表》有古儒之风格，《化书》五十余篇颇几于道家。凡建碑碣皆齐丘之文，命韩熙载八分书之。熙载尝以纸实其鼻，或问之故，答曰：“其文秽而且臭。”时见谤诽，多此之类。

齐丘常与先主议选宫嫔，杂以珠贝罗绮，使这泛海北通契丹，欲图复中原。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，厚吊遣还，迨至淮北，乃使人杀之。复遣沿海贾琛以为报聘。虜主不知，谓北朝杀己之使，因渐构隙，前后如是者数四。于是德光大怒，数冠边境。

及晋少主御极，与之抗礼。遂入梁园，遣使召江南与之会宴。

嗣主谦抑，辞而不行。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诏书云：“结连并寇与我为仇，勾引契丹至今未已。”皆齐丘之始谋也。或云：“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嫔。”且当嗣主懦躁，轻肆失言，陈觉之徒谄谀，率尔诡对，不能慎其枢机，祸及正人，亦非夙心素志，同诚协谋。复会钟谔籛籛谗慝，交乱康君。九华之坟未草，谔亦继诛。萧俨以蒙瞽无文懿而愎讦；江文蔚辞赋常品，学非博通；常梦锡以帙箔之内，猥杂不修；韩熙载淫而无行，纵诞不持。岂能知变识几，立功定业。当齐丘秉政莅任，皆斥腐儒，“鰕生身夸行秽”，故不大用。及位已崇峻，由是哆于颊朵，背憎面谮，群诬党议，千舌百辟加之。齐丘性度不能洪绰，襟

器斗筲。苟不附己，莫之容忍。汪台符讥其名字，潜沉深渊。

初镇南昌日，有故识慢言，致之大辟乃榜其尸曰：“毁辱先皇，谤讪今上，乱臣贼子，宜弃市朝。”斯亦孔子所谓管仲之器小哉。初囚九华，乃命笔作《老牛歌》以献，为忌者所匿。今传于人口。将死谓人曰：“吾昔幽囚杨氏于泰州，一无聊生。吾之罪也。然今一死故无所恨。”遂自缢，而年七十余矣。有一子，先世而亡。

●卷五

○孙忌刘仁瞻陈海钟谔朱元

孙忌者本名晟，山东齐郡人。少家贫，力学能属文。朱梁主举进士，会庄宗立号河北，方召募河南仕人。忌因亡之唐。

署为著作郎、直史馆。庄宗灭梁，随落都下。迨明宗嗣位，以庄宗番汉马步使朱守殷出镇汴州，辟忌为判官，迁员外郎，守殷猜之，不能自安。忌因说之叛，明宗使安重诲攻之。城陷，守殷伏诛。忌乃窘迫，落发为桑门。将亡淮南，时图像索之颇急。至正阳，未济，追骑适至，疑之。忌乃坐岸，伪扞虱啮虬，追者睥睨久之，乃去，忌方获渡。至旅邸，翹坐。先主常使亲信于淮头窃

觐过客，见忌姿仪伟重，有异常僧。乃走庭下喏之，忌端然不答。逆者知之。乃闻先主。使人迎置门下，优容礼问。

忌以实对，遂令蓄发冠带。后从先主渡江，署节度巡官。弥见亲宠。每至宴谈迨旦迄夕。与徐！玠同预禅代，擢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文词亶顺，优宛而古。寻迁中书侍郎。才宏口辨，词说泛滥。常为宋齐丘所忌惮。迨嗣主即位，素所畏重，累迁右仆射、平章事。与冯延巳俱相。颇有志于重熙富庶，燮育疲民。

时已下湖南。忌白嗣主：“楚国兄弟自取败乱，其民何罪使之困瘁。且欲解桂林益阳之师，以节钺授刘言，使自安辑。冀惠有衡潭之地，则二藩在吾毂中尔。”延巳狠愎不识大体，不然

其议。未几刘言果袭取长沙，边镐弃城而走。忌鄙延巳，谓入曰：“玉卮象瓿盛内狗彘，鸡树凤池栖集鳧翟。”遂求罢相，嗣主许之。未几，会周师攻淮甸，刘彦贞等全军陷没，刘仁瞻固守寿春。嗣主惧，遗忌与王崇质、钟谔、李德明相次奉表称藩请和。周世宗留忌，使德明反命，请割淮南十四郡以江为界。

朝议不从，杀德明。遣齐王景达、陈觉、朱元等救援寿春，与周人屡战。会朱元叛，军遂遁。仁瞻坚守不下，世宗怒江南失约，遂引忌责之。及话江南事实。忌对以兵甲尚强，宋齐丘良相也。乃致忌于楼车，令呼仁瞻趋降，忌知终无生还之理，不忍负国家恩顾。至城下，乃大呼曰：“刘仁瞻汝好固守城池，江南救援即至。我遇强暴死在旦夕，汝可效死立忠，无为降虏，使我羞于泉下。”左右交击其口，忌颜色自若，世宗怒杀之。

将即刑，整衣冠望南而拜，曰：“臣不忘主恩，谨以死谢。”

遂斩之。忌家先为明宗所诛。过淮娶嫠妇高氏，及燕公骈之少女。无子，有随妇子李绍庆。嗣主优秩以慰之，追封中书令鲁国公。

刘仁瞻者，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。少习兵法，起家如小将。

性淳谨，器度伟重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总令兵士严而不残，有良将之才。出典郡符，鄣治无滞，有政绩能名，军民乐其仁信。

诏入为天威军都虞侯，常直宿卫，复出镇江夏。长沙之后，安抚郡邑，士民服从。入典禁兵甚见亲任。保大十三年出镇寿春。

未数月，会前监军使奏罢。冬月，沿淮把浅，屯戍馈粮。仁瞻奏以边禁境备御废弛，乞分重兵以防不虞。未报周师景至。城中将校军吏皆挠惧不知所措。仁瞻按行城垒，分兵指授，守据要冲，视如闲隙。众心遂定。刘彦贞援兵，既至将追周师。仁瞻固止之。曰：“北人奸诈，恐其设伏。故宜按甲养锐

，以俟其隙。”彦贞性本佻侮，不习兵术。乃曰：“贼闻吾至必先遁

走。所谓纵敌耻也，不追则贻患。”于是奋行，果为所败。自是群下服其料敌，各出死力以听任使之命。周世宗师众四面攻击，仁瞻支吾拒守，经年不能下。遂与裨将破城南大寨，斩获数千级。北人大慑。又表边镐代已守城，自帅兵决战，冀定。

得表，嗣主畏懦，惟加抚谕，不从其表。因惧患而疾，其子谋叛，遂命立斩，监军使周构哭以救之，亦令并诛。及周世宗楼车载孙忌于城下，大呼仁瞻：“曰汝可固守城隍，效死立忠，无为降虏，使我羞于地下。”于是士卒闻之，心坚铁石。仁瞻猿臂善射，发无不中。一旦世宗亲临城下，坐幄中，观战士攻城。仁瞻自城上射之，矢去御座数尺辄坠。左右惊愕，咸谏请少避之。世宗乃曰：“一箭射杀一天子，天下宁复有天子乎”

遂命左右进床坐于坠箭之上。矢复至，又远数步而止。仁瞻知之，因捐弓投矢，谓左右曰：“斯乃天也，非吾不能中之也。”

吾世受国恩，兄弟门列桡戟者数人，然不能治危捍敌，宁静边境，贻忧君父，吾且耻之。今虽病犹能奋力执戈，与诸君背城血战，死于旗鼓之下。乃吾之分。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矣。”久之，世宗驾亦起，仁瞻疾弥加，不能视事。副使孙羽等惧不能谋，遂以城降。世宗嘉其忠，果使舁至，亲自慰谕，授以节镇之任。仁瞻不起，以手指口而卒。时日阴曠，天雨黄沙。士卒闻之，人人莫不御泣而哭曰：“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。何用生为”自到者数十人。初，仁瞻岁久不克，世宗城淮北为寿州。迨仁瞻死，乃以故城为寿春县。君子曰：“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，当矢石而不惧。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。况太祖太宗躬总元戎而蕞尔，彦贞可御之乎”仁瞻死未逾月而淮上兵起。其能得士卒之心，乐为用命，若非良将又焉至之。

陈晦者，建阳人。生而期月，足劲能履。父母异之，小字

阿铁。为人勇敢，长而任使，仕至裨将，军中壮之，呼为陈铁。

诸军围建州，晦每出战，前锋惧之，难与为敌。及城陷，为王建封之众所获，将释缚斩之。自踊出于群众，执者不能制，追之不及，乃奔查文徽军中。文徽素知其骁壮，遂以为小将，俾领其旧部，招集亡叛。复与潘承佑荐于嗣主，以为剑州刺史。

及征福州，李义海为前锋，大破其将马先进之众，遂迁建州节度使。委镇边境，复有吏干，兼治农战，军民化服。及周师入淮甸晦遣长子德诚引卒数千赴难于寿春。诸将战多不利，丧失师徒。惟德诚出入坚敌，未尝少挫锋锐。班

师之日，独赏其军，旌之为“百胜”，授以和州刺史。德诚自少好学，才兼文武，有能诗名。后累池、虔，为郡有政绩。故海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。在镇十数年，多荐儒学，甄升将校，时议多之。因疾求罢，后主召至建康，亲临其第视问慰劳，即日而卒。

钟谔会稽人，徙居建安。博学喜为文章。嗣主爱之，迁自末品，宠任异常，转至吏部郎中。为人谄谀佞媚，反覆难信，复多妒忌。及使为周世宗所善，使归谕旨。乃擅自益加诸润色，常以籀籀为陈觉所排。少与李德明亲友，颇怒觉等，树党攻之。固求北使覆验觉言，严绩之事，往来数四。嗣主不能揣悟事理，独任偏辞，贬杀觉等。衅加元老，自谔之始也。时议以嗣主使钟谔覆实而杀觉，若使觉覆验必杀钟谔也。及迁礼部侍郎知当事。主昔之在多换其毂，权势危峻，克剥侵官，百司之务多出于己。李德明之死，唐镐预其谋。至是镐惧不自安，会信州刺史张峦入卫。谔素与善。每诣谔第。辄屏左右而语，或至夜分。镐知其阴，构之。及太子冀卒，子幼从嘉乃冀同母弟，当立。谔与第七子纪公从善，同使北朝，尤胥优狎，颇相称誉。

因白嗣主言：“从嘉志德俱凉，非社稷之寄。”盛称：“从善器度崇伟，真神人之主。”嗣主由是积怒不已，逐于饶州，寻

杀之。谔始杀陈觉，迨唐镐除谔，罪亦见诛，不亦可乎。

朱元者蒲津人，在本府节度使李守贞为从事，周太祖辅少主，将禅代。守贞不从，太祖帅师围之急，乃使元泊李平奉表来乞师。嗣主以某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，与刘彦贞、查文徽、魏岑等将兵救之。闻其城陷而守贞自焚，乃班师。

因是署元以文资与平，累迁至尚书郎。及周师伐淮南，诸郡守将皆遁。时元帅万余众克平舒州。会元帅齐王景达与监军陈觉有隙，疑其将叛。遂密表请遣元诣濠州议事，元闻命，恐为觉所害，将叛。其裨将时廷厚不从，元杀之。至紫金山将战，遂以所部降于世宗。于是诸军大溃，景达、陈觉亦奔还。嗣主怒议斩元妻子，妻乃查文徽之女。文徽屡表雪之，诚款恳切。嗣主署其表曰：“只斩朱元妻，不杀查家女。”文徽乃无辞。世宗以所叛之众别作一营，以元为蔡州刺史。

●卷六

○彭昌尹琳彭玕陈颢沈彬

彭昌者，其先陇西人。世习儒学，为乡里所推。初，唐相牛僧孺其祖远仕交广，罢秩还至郴衡间，为山贼所掳掠。唯僧孺母子获存，遂亡入江南，止于

庐陵禾川焉。迨长为母所训，遂习先业。县之北有山名絮芋，源下有古台，古老传为聪明台，其下有涌水曰聪明泉。古今学者多此成业。僧孺乃舍其上而肄业，迨十数年，博有文学。会母死，遂葬于县之西南才德乡大学里。既随计入长安。以文投吏部韩退之，与皇甫湜大为知遇。

使候其出，乃往署门以誉之。凡自遣补而下，迨百人皆刺谒焉。

由是声华蔚然，擢上第。不十数年累秩相辅。时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侧，应诸科举至京师，僧孺闻而引与见。问其坟陵，彭氏幼而不知，默不能对。及归为修其莹，会僧孺罢相，出镇襄阳，未几暴薨。故其坟未曾封。至今本县图经俱载聪明泉侧有牛相读书堂，余址尚存。其墓所左右前后峰峦绝秀，宛如侍卫，曲涧流波迂回而去，颇为人所钦慕，而世之子孙或农或儒，世不绝人焉。

尹琳者，其先名濯者为晋平南将军，广州刺史，封鄱阳侯。

濯死葬于庐陵永新县积庆乡。今坟犹存。而诸尹仅数百家，皆其子孙也。唐开元中尹氏女姿容颇丽，性识敏慧，不因保母而

妙善唱歌。因重阳与群女戏登南山文峰，而同辈命之歌。乃颦眉缓颊，怡然一曲，声逗数十里。故俗耆旧云：“尹氏之歌闻于长安。”时刺史因行部至邑闻而问之，左右或进入宫，封为唱歌供奉，日受恩宠。喉音妙绝，为天下第一。于时海内乐人及至王公贵戚共以邑名呼为尹永新。金曰：“自秦青娥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后改元，大会燕于含光殿，尽放长安百姓及戎狄之长入观大内，时燕方酣，百戏繁剧，而群音器喧，无由遏御，圣情烦挠，左右计无所出。高力士因推永新出，才歌一声，群噪皆默。于是皇襟洞豁，至夕而终。今存始歌处，后人号为玉女峰，为立庙祠，四时祭祀。或天邑愆亢，祷之能雨。及唐末有任翰林火学士者改其乡才德里为大学里，琳之子孙乃其后焉。

彭玕者，籍为庐陵人，少好学，通经传。唐梁之际，天下阻兵。遂以门藉率群胥。有大志常快快不乐于吏事。每日肆坦不从职务。时曹皆鄙之。一旦，吏酋李氏因私命侪属燕饮，而玕不之召。自往赴之，见十数辈已会久之，李不具馔。玕知其忌己，遂去。伪遗其帽于席，行数里，乃复往，见其宴笑饮啗，玕乃含笑取帽而去，叹曰：“大丈夫当取富贵列鼎俎，何必狎此鼠辈而聚饮啖乎”其妇闻之曰：“请以箱奁之资易酒馔以致报，何叹恨之有。”玕从之。乃召李氏，主客皆至，酒酣，谓众客曰：“玕不调，不能从事于诸君。请自此决退耕于农矣。”既归乡里，有山名王岭。遂破家鬻产冶铁为兵，宰牛练楮为甲冑。与兄弟唱召义师，以自卫乡党为名。得勇力无赖五百余人。玕乃建立偏裨，与约号令。闻于郡县，守宰未能禁。未几，会群盗数千，攻剽抚州。虽钟

传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。时南城人危全讽兄弟亦起义师，结连玠并力攻之。斩其贼帅，众盗奔溃。传闻其勇敢，不获制之。遂表全讽为抚州刺史，玠为吉州刺史。玠归本郡，乃广城池，务农训兵，禁人赌博。时有数

卒为窃，玠乃斩之于市而以令众庶。玠欲报李，使人诱之，博于其家。李未之知，遂围之，尽诛其妻孥数十口。其偏裨将校袁大虫等十数辈因私言曰：“使君今已位重，皆言吾等力成其功，而诸将并无分禄之地。”玠窃闻之，因雪寒，伏甲于幕下，夜会诸将军，宴乐酒醉，因尽杀之。及杨行密据有江淮，而钟传死，南昌已归顺。玠强项不从，虑势孤弱，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马为援。因与危全讽及信州危仔昌、虔州卢览子等数州聚兵下攻。方进取江州，行密日遣大将周本征之。玠等逆战于象牙潭，为本所败，退走。乃使兄弟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风冈拒之。

时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刘守真，能驱鬼神。每吴兵掠寨，刘则嚙水调角，风雨电雷倏忽而起，吴不能攻，迨数年。一夕刘死，遂战不利，弃寨而还。玠夙将既先诛戮，无以御敌，乃抛郡退保朱川。遂连马氏，因尽掠百姓户口几千余家入彬衡。马氏以玠为柳州刺史，兄弟皆莅县邑，迨十年而玠死。因乡酋龙宝光裂裳为旗，夜呼内外，曰：“有欲返江南者请从此行。”凡得数百户迨千余人以归。其副使发兵数百遮之，宝光乃帅丁壮执大斧长刀临水拒之，相与战退追兵而还。至今王岭风冈寨址存焉。及马氏归顺江南，余民皆至，惟玠之子孙耻而不返。初玠既入湖南，行密使掘其坟，上坟陵惟见大蛇长二犬许，目未开遂杀之，玠亦死。

处士陈贶者，闽中人，少孤贫，好学。出游庐山刻苦修进，诗书蓄数千卷，有诗名闻于四方。慵于取士，宇于山麓。岁时伏腊，庆吊人事，都未暂往。时辈多师事之。有季父为桑门，每赖其给。有诗数百首，骨务强梗，出于常态，颇有闽仙之致，脍于人口。其中有《景阳台怀古》云：“景阳大庙地，运极自依依。一会皆同是，到头谁论非。酒浓沉远虑，花好失前机。

见此兴亡事，正当家国肥。”嗣主闻之，以吊帛徵之。乃袱巾

绦带，布裘鹿鞞，引见宴语，因授以官。贶不受，苦辞。嗣主见其言语朴野，翔集疏逸，不却其志，因锡以粟帛放还旧居，十余年卒，时及七十。贶五十方娶，有庆之者曰：“处士新郎燕尔安乎”贶答曰：“呵呵，仆少处山谷，莫预世事，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。”及更哈及就徵，或问：“细君置之何所”

对曰：“暂寄师叔寺中。”或曰：“妇人年少，为德不一，何不防闲。

”答曰：“锁之矣。”或曰：“其如水火何”颉曰：“钥匙亦付之矣。”淳质如此。名士过其故居多著咏焉。

沈彬者，筠阳高安人。少好学读书，有能诗之誉。属唐末离乱，随计不捷，南游湘湖，隐云阳山十年许。与浮图辈虚中、齐己以诗名互相吹嘘，为流辈所慕。寻归乡里，访名山洞府，与学神仙，慕乔松虚无之道，往来多之玉梁阁皂二山，入游息焉。先主移镇金陵，旁罗隐逸名儒宿老，命郡县起之，彬赴辟命。彬知其欲取杨氏，因献《观画山水图诗》有云：“须知手笔安排定，不怕山河整顿难。”先主夙闻其名，览之而喜，遂授秘书郎，入赞世子。未几，以老乞骸骨归，乃授吏曹郎致仕，年将八十，修养不怠。嗣主至南昌，彬乃撑舟往见。嗣主以畴昔师授，令免拜跪嗣主，顾问对曰：“老臣自处山野，不知老之将至，世事不与，因山妻谓臣曰：‘汝主人郎君今为天子，何不往拜异免寒饥以毕残龄。’臣不觉欢悸忘老。”而嗣主甚加哀悯，问其子息，对曰：“臣垂老有子，尚幼。”遂署秘书省正字，厚赐粟帛盐货放还。寻卒。彬生平虚怀好道，积有年岁，观其出处未见功效。然彬近居阜上，有一大树可数拱，未殂前常指之谓家之曰：“吾死可葬于是。”既葬，穴其处，乃古冢尔。观其间俨然且绝朽腐之物，复见一石灯，台上有漆，一益圻头获一铜牌，上镌篆文云：“佳城今已开，虽开不葬埋。

漆灯犹未爇，留待沈彬来。”由是坟之。其子廷瑞亦为道士，

性嗜酒，酷于风雅，常游守宰之门。皆贵之，呼为沈道者。然坦率不由刺候，每直造阶置而坐者数数矣。会宰治讼繁剧，廷瑞辄醉至，因忌而戏之曰：“沈道者何日道成时”廷瑞乃应声夺笔就几而书曰：“何顺问我道成时，紫府清都自有期。手握灵口人不识，体含仙骨俗争知”云云。宰乃惭谢，常衣褐单弊稍覆其体，虽至穷冬凝沍互风雪凜冽，不加纡帛，而姿颜若故。

或人怜遗之衣服，亦多转施贫寒。或佯遗忘而已。后卒于玉笥山，死之日，有人见乘舟江上而去。后视其坟，陷裂尺余矣。

●卷七

○陈省躬周彬孙鲂邓洵美李家明

颖川陈省躬者，南昌人。少负辞学。与徐铉兄弟友善。先主辅政，射策入仕。累官至庐陵永新令。在任明察体理，吏不敢欺。敏于判部，部民交讼，不下吏议，面讯其由。省躬情素，立分当否，不劳按验。两造甘愜，其讼自弭。复恃其才干往往判返郡符。时彬衡之盗入境暴掠，民有防戍健卒御扞，多为所杀，省躬遂给府緡，市棺殡葬郡下。符让其专辄俾认愆疑，省躬怒，遂判符后

云：“开官库使官缙买棺木葬官军何过之有”

于是絀而遣之，郡守览而不能屈。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见，郡吏贲符命之，其人窜逐遂。恐迫其妇，妇惧乃自经。省躬械系郡吏，仍致辞于上曰：“一夫抱恨，六月降霜。一妇声冤，三年大旱。本为教人，却致杀人，情加明罚”。由是抵罪。然有过设陷刑者，理有可悯，尝哀而出之。其佐有萧某者执法不同，捐牍不署，蹈礼不迨。而与令争，令欲驱之，大骂曰：“臭下辈。”簿对曰：“哑义手者既是下辈，行拳却是上辈。”令惭谢。时太守武士也闻之，怒其佻慢，乃使召之。既至，下吏按验。省躬乃写籀文答之。吏称不辨，省躬背曰：“何不使倅拭瞎读之。”吏示倅，亦不辩。于是遣还。省躬谓人曰：“今朝廷识字唯仆与徐家兄弟尔。余奚足算哉”初，南越王刘隐之子

跨据交广，绝朝贡之礼。李太保使讽，后主俾以书檄，谕以祸福。朝议以省躬才辩遂任为价。既逾岭，至韶广。后主使水道而进。既登舟，遂以重幕冪之。舟中之人略可相视。逾数日，又重幕围之。使登岸，屣步才十许里，至馆中，供帐颇异于常。

主使劳慰燕饮累日，忽且舁馈赆之物并报函，复围而遣至水滨，登前所冪舟，日夕唯闻牵驾之声，然不知其沿沂，七八日复至韶而还，死于舟中者数人。省躬在治产一子，逾月将名之，问厅吏萧德之曰：“汝育几子”对曰：“有男五人”。省躬小名之曰：“萧六”。省躬为人虽丑疾邪恶，然利于货赂。邑豪龙氏诱杀郴衡归明人户迨百口，取其货并妇女。事露，后主遣尚书郎张佖就按之。私使询于省躬，验其谬实。龙窃知之，馈白金迨千。省躬受而伪诺之，乃报佖曰：“彼杀之矣”。故时不多其为人。入中朝位不显达者良此之由也。故参政彭年乃其子“萧六”焉。彭年大中祥符初与内翰晁公、今相王君四人同知贡举，省榜将出，入奏试卷。天下举人壅衢而观，其出省诸公皆蹙额其容，独彭年扬鞭肆目，有骄矜贾炫之色。榜出，其甥不在选中，遂怒入其第。会彭年未来，于几上得黄敕，乃题其背云：“彭年头脑太东烘，眼似朱砂鬓似逢，纰缪幸叨三字内，荒唐仍预四人中。放他权势欺明主，落却亲情卖至公，千百孤寒齐洒泪，欺言无路达尧聪”。彭年一见，怒不获已。遂抱敕入奏，真宗见而不悦，因释其罪。彭年好势附宠，尝与丁相树党不顾己。因人释褐，复更利场体式，妄立法制，老覆程试，结怨士人。后虽数月而卒，时人谓之耕田手而非鼎鼎之器也。

周彬世为庐陵禾川人，自少不治产业，伏膺儒学，刻苦修进，俾昼作夜，其妇尝让之曰：“汝徒自如是，卒有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营己。囊箱丰益。汝之不调而无思，悔毕向何如”答曰：“卿尝与吾市油数金，是亦力穡营

己而已，但岁晚

必得力”。及闻先主镇金陵囊文而往，未几，会禅代归姓，制度草创，无取士之科，将有事于圆丘，募四方英秀，各为祝史之文。彬之所著特加选用，遂署诸卫巡官。嗣主与太弟景达贻书交辟，置之门下，锡赉颇厚，得迁省拜。以所赐缯帛金币陈列于庭，谓妇曰：“吾昔与卿同营己者，今日一成矣。比诸伯叔何个为胜耶尚能让于吾乎”妻答曰：“斯男子之事，非妇人女子所能知”。时邑人有侮慢之色，彬数叹曰：“昔鲁人俚，孔子谓之东家丘者”。果然，入金陵待选，授大理司考。满以母忧归葬。谒禾川令，直造其厅，署令诘之曰：“公虽朝省直寮，其如桑梓之礼何”彬怒，因自誓曰：“吾不归令于兹，有如白日”。及复建康数月，如前官归，宰本邑令，惭谢而去。

乡里相庆，荣其昼锦，然为政廉平，恩仇不录，将解。邑中耆艾缙黄辈数百人诣郡，上疏举留，遂连任七考。有相讼者，以理和解之而无适莫，既而复选。嗣主锡以银章茜绶，以本官居职，持法平直，不阿权要，朝廷惮之。累迁尚书郎，出授武昌节度掌书记，守江夏令，未几而卒。

孙鲂世，南昌人，家贫好学。及长，会唐末丧乱，都官郎郑谷亦避乱，归宜春。鲂往师之，颇为诱掖，后有能诗名。尝与沈彬及桑门齐己、处中之徒为倡和俦侣。属吴王行密据有江淮，遂归射策，授州郡从事，与沈彬尝游于李建勋，为诗社。

彬为人口辩，每好较人诗句。时鲂有“夜坐”句美于时辈，建勋因试之。先匿鲂斋中，候彬至，乃问：“鲂之为诗何如”彬答曰：“人言鲂非有国风雅颂之体，实得田舍翁火炉头之作。

何足称哉”。鲂闻之怒，突而出，乃让彬曰：“公何诽谤之甚而比田舍翁，言无乃太过乎”彬答曰：“《子夜坐》句云：‘划多灰渐冷，坐久席成痕。’此非田舍翁炉上作而何”阖座大笑，善彬能近取譬也。及题金山寺云：“万古波心寺，金山

名目新。天多剩得月，地少不生尘。过櫓妨僧梦，惊涛溅佛身。

谁言张处士，题后更无人。”有集仅百篇，皆此类。先主受禅累迁正郎而卒。

邓洵美，世为湖彬郡人，少有敏才，工诗，长于赋颂。天祐中与连人孟宾于并为廉使李侍郎所荐，入洛阳。与故李司昉同年，擢进士第。以天下丧乱，诸道割据，遂还乡里。为潭州节度使马氏所辟，署职郡县。常怏怏不惬意，仅十年间，昉奉使湖南，求访洵美。既见，权情好洽，不替曩昔，且惜其才

富位卑，滞于侯国。昉既行，因请赉致京师。马氏饫之，为鸩而卒。洵美晚娶，无子，有三女。贫瘁，流落风尘。泮陵人卢氏闻洵美名怜而购之归，以其女妻于儒家。先是太常丞陈度有《薛孤延闻雷赋》颇为时彦所推尚，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，前后语句皆同而首末小异，未知谁氏之述也。

李家明，世为庐州西昌人。嗣主时为乐部头，有学，解滑稽，善讽谏，为时所推从。嗣主游后苑，登于台观，盛望钟山雨曰：“其势即至矣”。家明对曰：“雨虽来，必不敢入城”。

嗣主怪而问之，家明曰：“惧陛下重税”。嗣主曰：“不因卿言，朕不知之”。遂令擢务降半而征之。及见牛晚卧树阴，嗣主曰：“牛且热矣”。家明曰：“臣不调，敢上绝句”。曰：“会遭宁戚鞭敲角，又被田单火燎身。闲背斜阳嚼枯草，近来问喘更无人”。时左右宰臣皆惭，免冠谢罪。宋齐丘只产一子辄死，齐丘哭之恸，逾月，自亲王宰寮勉之，不止。家明谓嗣主曰：“已能止之矣。大王当复厚赐”。嗣主许诺。家明遂作大纸鸢上书云：“欲兴唐祚革强吴，尽是先生设计谋。一个孩儿才弃不得，让皇百口合何如”。乘风放之，度至齐丘第，遂绝其缕，令坠。齐丘见之惭感而止。家明遂大获缗帛。后，嗣主于苑中命元寮临池而钓，诸臣皆屡引其鳞，唯嗣主无所获。

家明见其犹豫，乃曰：“臣昧死敢上《箴堯》曰：“玉甃金钩兴正浓，碧池春暖水悠溶。凡鳞不敢吞香饵，知道君王合钓龙”。嗣主嘉之，喜极欢燕而散。及嗣主加王弟景达等官，而恩泽未及臣下，因赐享燕，家明乃入。未作二翁妇而出列坐，令其新妇每进一饮一食皆辄拜献，而礼颇繁剧，翁妇怒而责之，曰：“新妇自家官自家，何用烦拜耶”嗣主闻之曰：“孤为一方之主，而恩不覃于外，孤之过矣。家明之言亦宜乎”。因厚赐之，而加百官焉。先是建州王延政与闽州兄延义有隙，遂各称帝。嗣主遣将平之，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，寻封王，遂命王公宰寮之属燕其第，时遣家明率乐部往，延政嗇于贿赂，家明怒其寡而讥之曰：“贱工无伎，大王优赐，不敢奉命。然告大王，乞取一物”。延政曰：“吾家所有唯汝之命”。家明曰：“大王平天冠，今且无用，家明敢请之”。延政默然惭恨而罢，自是怏怏发疾而卒。时家明母死，欲归葬。会嗣主听政之暇坐于便殿，秉笔于琬琰上，闲书章字，家明因诈曰：“臣每窃学人署字，与之不疑”。嗣主曰：“卿能学孤为乎”家明曰：“臣虽愚卤，愿效神踪”。嗣主乃于麻纸上大书押字，命试学焉，

家明得之辄于草字上书云：“宣州于上供库钱支二百千付家明

安厝母亲”。嗣主见之大笑，因而赐焉。从嗣主幸南都时，既划江舟，楫多从南岸。至赵屯，因辍乐停觞，比望皖公山谓家明曰：“好青峭数峰，不如

何名耶”家明应声对曰：“龙舟轻飏锦帆风，正值宸游望远空。回首皖公山色翠，影斜不到寿杯中”。嗣主因惭，俯首而过。及后主嗣位，家明老而无宠焉。

●卷八

○江梦孙陈陶史虚白孟宾于孟贯江违

江梦孙，字聿条，九江湓城人。祖祢不仕，以儒道自高。

梦孙少传先业，颇蕴艺学，旁贯诸书，籍籍声誉，远近崇仰。

诸生弟子不远数郡而至者百人。春诵夏弦，以时讲闻，鼓篋亟丈，庠序常盈。先主辅政，欲广贤良之术。闻其德业，遂以币帛聘之数四。不得已，乃起。既至，为芸阁郎，甚被亲礼，委之荐进，时为得人。迨数年忽自陈曰：“仆少长白屋，颇如民间利病，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毙。愿效一县，庶竭愚鄙”。先主不许，曰：“令长之职徒劳之任，与台阁之资清要不同”。

梦孙曰：“苟获所请，无惮勒匳”。先主见其恳追求且不已，遂授近畿天长令。既至，县吏告：“不寝大厅，妖怪所凭，前政居之不久而死，请止便室以避其凶”。梦孙不从，谓曰：“苟如是，吾自当之”。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啸而至，渐逼近则掀投床几，复扣门户召云：“令出”。梦孙卧闻，答之以“啾”。

乃整朝服，秉烛出户，艺炉奠爵而祝曰：“不知何人，辄敢召令。吾为民长，必有正厅，以衙群吏。汝或为神，必当受民祭祀，合聪明正直，与百姓为福，何乃非理与王者之宰争居其地，惊挠正人。况吾以忠事主，以信示人，所以不贰，宁畏于汝。

汝若不悛其过，乃更为厉，则日月星辰昭晰于天，吾当具奏，

请行诛戮。虽汝后悔亦不晚乎”由是阒然，其怪遂绝。于是召乡里高年存问疾苦，蠲其非征，任其便利，有干政者必表罢之。

见官槽有马，因问之，左右对曰：“昔部民竞之，穷按道理，各有所据，前政未能区别，遂系于官，且二年矣”。梦孙曰：“今固亦尔，吾闻管仲之马识道，王恢之马知其故第。”命逐二马至郊外，放而视之，任其所如。其马久糜栈皂，偶解羁束，遂奔数十里，果入一主之家，其讼遂息。先主闻之，弥加敦奖。

未几称疾而罢。先主曰：“梦孙果贱，宰邑之卑，不能久居，乃命代还。有老幼遮道泣留迨十数里。至都辞归乡里。先主固留不止。既还家，门生弟子复至，乃率身耕稼，躬事继母。旦则冠带入门温清，亲馈饮饌，退更常服，力

操耒耨耘，暮而归，易衣视膳毕，然后就庠序集门生弟子说释经义如故。时有生徒请之曰：“吾闻诗者经圣人所删，致远而泥。然其间何谓“兄弟阋于墙”，如是则圣人使之阋于内而后御止于外耶”梦孙徐而答曰：“大哉，子之问乎。所疑为“阋”字，似非为“阅”。当时竹简讹缺，传之者误，亦犹《春秋》书闰月之义者也”。又拱而立曰：“梦孙昧学，不敢轻议其旨，诸生宜自取其长焉”。其为人敦让谦下有如是者，时号为搢绅先生。一门百口，敦睦如一。子孙学业，各授一经。孝礼兼持，江左称之为最。卒时八十，有五葬之日。自远方至者几千人，而服縗经徒跣者百许。嗣主闻之，美其才茂德逸，故赠国子司业，优赐葬物。其后门人弟子仕途强半显达者。太平初，梦孙解职而归，有群盗谓有资镪，遂掠其家，梦孙闻其至，中带迎候，使烹犬豕，为设饮食于盆盎中，疑其惧鸩不食，乃对之先饮七瓿，及盃数觞，然后与之食毕。遂罄室所有寒燠、衣襦、拦袍、器皿之类，尽置之。既行，见一鼎盖尚在，梦孙曰：“彼若遗此，乃为不具之器”。遂遣与之。群盗皆惊叹曰：“吾辈小人实轻

读君子”。是夜还置其所剽之物于门外而去，梦孙启户见之，一无所失焉。

。

陈陶者，世为岭表剑浦人。幼业儒素，长好游学，善解天文，颇长于雅颂。自负台铉之器，不为干托。既至南昌，谋往建康。闻宋齐丘秉政，凡所进擢才彦名非显达，自计与齐丘啗，终不克纳，必为所屈。乃翻然筑室居西山以吟咏自资。会齐丘出镇南昌，因有蒲安之覬，乃自咏曰：“中原莫道无麟凤，自是皇家结网疏”。陶少与水曹任畹相善，又寓之诗云：“好向明时荐遗逸，莫教千古吊灵均。”嗣主知而未及辟之。会彗孛且见，陶乃叹曰：“国家其几亡乎”遂失淮甸，嗣主南幸以冀苟逸，迨至落星湾，诸将欲往问，然陶所居不与俗接，唯嗜鲈一盃，或至千觞。遂使衣商贾之服赍鲈往。既至，陶即时出，乃问：“官家龙舟将抵何处”。对曰：“已达落星矣”。

因问陶曰：“星可避耶”。答曰：“落星不还，何俟”嗣主躁桡，不俟返命，已至南都。既数日，诘旦，殿庭忽见残獐一脚，视之，乃兽食之余。询宿卫，莫知攸底。遂往询之。陶曰：“昨暮乃狼星所直故尔”。嗣主叹曰：“真鸿儒矣”。将召见，会嗣主殂。后主即位，知其运祚哀替，遂绝缙绅之望，以修养烧炼还丹为事。有诗云：“乾坤见了文章懒，龙虎成来印绶疏”。又云：“礪溪老叟无人用，闲列查梨教六韬”。又曰：“近来世上无徐庶，谁向桑麻识卧龙”。陶所遁两山先产药物仅数十种，开宝中常见一叟角发被褐，与一炼师舁药入城鬻之，获资则市鲈就炉，二人对饮且盃，旁若无人。既醉且舞而歌曰：“蓝采禾，尘世纷纷事更多，争如卖药沽酒饮，归去深崖拍手歌”。时

人见其纵逸，资貌非常，每饮酒食鲈，疑为陶之夫妇焉。竟不知所终，或云得仙矣。

史虚白者，山东人。世习儒学，长而富文，与昌黎韩熙载

友善。唐晋之间，中原多事，遂相与渡淮。会先主辅政，偕谐建康，闻宋齐丘总相府事，虚白乃放言谓人曰：“彼可代而相矣”。齐丘闻而俚之，然欲穷其伎。乃命寮属宴之以倡乐，赋之以笺翰，使木奴索讽弄，多方扰之，虚白谈笑献酬，已贻他和，口手应接，鲁未暂滞。众不能屈，乃延语政治，多引汤武伊吕之说，齐丘之志乃霸术，以虚白为迂略机务。乃引见先主，说之曰：“今君据有江淮，摘煮山海，人庶丰阜，京洛之地。

君家先业。今且乱离，人思旧德。君苟复之，易若屈指”。先主虽喜其说，然以初基方辑睦邻境，未暇他顾，与韩熙载并署州郡从事，聊以羁縻，俟更大用。而虚白意颇不平，耻以初言失，因褒博衣带纵楫南游，至庐山与佛老之徒耽玩泉石，以诗酒自娱，不干世务。久之，嗣主即位，韩熙载荐之，诏至金陵，命登便殿燕饮，与之计事。虚白曰：“臣草野之人，渔钓而已。

邦国大计，不敢预知”。因醉溺于阶侧。嗣主曰：“真处士也”。遂赐田五百石还。迨十年，嗣主幸南昌，既至星子渚，复使召至。问曰：“虚士隐居必有所得乎”对曰：“近得渔父一联”。乃命诵之，虚白曰：“风雨揭却屋，全家醉不知”。嗣主闻之为之变色，赐粟帛遣还，未几而卒。有二子，次举进士，长早丧，孙温，咸平中擢进士第。

孟宾于，湖湘连上人。少修儒学，早失其父，事母以孝闻。

长好篇咏，有能诗名。天祐末，工部侍郎李若虚廉察于湘沅，宾于以诗数百篇自命为《金龟集》献之，大为称誉。因采择集中有可举者十数联记之于书，使宾于驰诣洛阳，献诸朝廷。皆为数之，其誉蔼然。至明年春，与故李司昉同年擢进士第，寻属丧乱，遂归宁亲。数岁，天策府马氏辟为零陵从事，及江南攻下湖湘，宾于随马氏归朝。嗣主授以丰城簿，寻迁淦阳令。

因黷货以赃罪当死，会昉迁翰林学士，闻其縲泄，以诗寄宾于

云：“幼携书剑别湘潭，金榜标名第十三。昔日声尘喧洛下，近年诗价满江南。长为邑吏情终屈。纵处曹郎志未甘。莫学冯唐便休去，明君晚事未为惭。”后主见诗贷之。复其官，未几求致隐于玉笥山。自号群玉峰叟，与道家流游处。迨期年，后主以承部员外郎起之。金陵陷，宾于遂归老连上，时吉守秘阁郎马致恭送以诗。其断句云：“今日还家莫惆怅，不同初上渡头舡。”既而未几卒，八十余矣。宾于嗜赂，出宁县邑，未尝一处无脏污，徒有诗名，人不

多之。初宾于入江南，生子名曰归唐，少亦能，请就庐山国学，遂得瀑布诗：“名练色有穷，处寒声无尽”。时邻房儒生亦得所联，遂互讼其句，助教不能理，因送江州。各以全篇气势定之，而归唐胜。大为时贤所仰，遂荫秘书省正字，出为吉州民掾，归于京师。迁大理丞，因失降袁州司，遂致仕。

孟贯世居岭表，为建阳人。少好学，出游庐山，与江泊大谏杨徽之同学友善。故徽之诗集中多与贯为者。显德中，周世宗征淮南，幸广陵。贯潜渡江，以所业诗一集于驾前献之。世宗览其卷首《贻栖隐洞谭先生诗》至“不伐有巢树，多移无主花”。宣贯曰：“联以元戎问罪伐叛吊民，非惧强凌弱，何有巢无主之有然献联则可，如他人卿应不免矣”。遂释褐授官，后不知其所终焉。

江为者，宋世淹之后。先祖仕于建阳，因家焉。世习儒素，少游庐山白鹿洞，师事处士陈颙，酷于诗句二十余年，有风雅清丽之能，时已诵之。时金陵初拟唐风场屋，悬进士科以罗英造。为遂入求应，然烛能篇什辞赋，策论一辞不措，屡为有司默。为因怏怏不能自己，乃还乡里，与同党数十家连结欲叛入钱塘。会其同谋上告郡县，按捕得其逆状尽诛之。将死，犹能吟诗以贻行办者。初嗣主南幸落星渚，遂游白鹿国庠。见壁上

题一联云：“吟登萧寺旃檀阁，醉倚王家玳瑁筵”。乃谓左右曰：“吟此诗者大是贵族矣”。于是为集，时辈慕重。因兹傲纵，谓可俯拾青紫矣。

</P>

●卷九

○汪台符胡无龟张翊刘洞林仁肇

汪台符者，歙郡人。少好学，博贯经籍，善为文章，不逐浮末，有王佐樵霸之才。见唐末天下苦于兵战，遂居乡里，执耒力于田穡。先主辅政，移镇金陵，遂诣上书陈民间利害之说，有《九患书》上，为宋齐丘所沮。每论议私底訾。台符谓“虽有其言，必无其行”。先主犹豫未之果信。齐丘始字超亚。台符贻书诮之曰：“闻足下齐先圣，以立名超亚圣而称字”。齐立惭而改为子嵩，后使人诱其饮酒，夜缚其口，沉石城下。先主闻而吁叹久之，颇憾焉。泊昇元年中，更定民田诸般物产高下，各为三等私额，民获均输，令为定制。及使民余请盐，罢其科徵，别借薄征。商旅货鬻则收，不则听往。舟无力。郡县奚胥而有限以致民生。数十年，小康者皆出自台符胡之言焉。

胡元龟，世为庐陵人，居永新。少有俊才，常候本邑宰，宰见其风貌环杰而礼趋生犷，欲穷其艺学。因新画屏为戏珠龙，乃曰：“请子咏之”。元龟执

简造次而成，因讽宰受贻去：“翻身腾白浪，探瓜攫明珠”。宰昼为设饮饌，尽欢而罢。后有人为宰发之，宰怒，使人追捕，欲若之，元龟亡入金陵。会吏曹徐郎以宾馆之。未几，郎为子娶亲迎之，夕毕，命寮属设筭管。徐有同舍郎在坐，问曰：“今夕诗相为谁”答曰：“有螺

江故造士焉”。即大哈，以题试之。元龟援毫裂筭，不刻而成，即览之，颌而已。元龟以回文诗嘲之，郎辞以赋题，又连飞数章讥切，皆以回文体，郎一辞不措，伪醉而去。由是众慕之。

徐荐于宋齐丘，遂射策入官，授文房院副使。逾数年归宁省。

天威都虞候张峦征桂林班师，与元龟有故。访其第，亲拜其母，留数日宴饮而去。入授抚州临川令，颇著政绩。时齐王景达出镇，而元龟朔望起居，颇有慢色。又尝凌辱王府公侯，嗣主知之，将代之。有讼其妇者，元龟目之，乃曲道两离之，自娶而与去。讼主诣金陵发之。按穷其事，免官。徙广陵数年。会赦，求叙理，不报。遂著《叛臣怨词》三十首，皆传俗口。国家闻而鸩之，死年方殆强仕矣。

张翊，其先京兆人，世绵官绪。唐末授任番禺，属刘隐。

将据交广，弃官北还。至潭衡间，马氏已有潭泮。挈家亡入江南，至庐陵禾川，见庐陵沃壤，乃货囊探以易产畋而居焉。及翊，兄弟长力先业，能属文。入广陵先主辅政以射策，中第授武骑尉。先主移镇金陵，随渡江。见知宋齐丘，署府中从事。

嗣主代立，例受庆恩，求以宁亲，授处州观察判官、西昌令。

假道还，里人荣之。在任多著政绩，然性偏躁恃才，靡有宽恕，好狎侮同寮，凌暴左右，被鸩而卒。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庙，邑中紫阳观新兴佛阁碑志皆翊所撰。其文宛丽，今犹存焉。弟惟彬，幼以通诵二经中童子，迨成人，授蕲州黄梅尉，周世宗下淮南，起为武昌崇阳簿，复入选授庐陵令，既代未行而金陵陷，疾作而卒。

刘洞世居建阳，少游学入庐山，师事陈贶学诗，精究其术。

贶卒，而洞犹居二十年。长五言诗。后主立，以诗百余篇，因左右献之。后主素闻其名，喜而览之，其首篇乃《石城怀古》诗云：“石城古岸头，一望思悠悠。几许六朝事，不禁江水流。

”后主掩卷，为之改容，遂不复读其余者。洞羁旅二年，俟召对，不报，遂南还庐陵。与同门夏宝松相善。为唱和俦侣。然洞之诗格清而意古，语新而理粹。常自谓得阆仙之遗态，但恨不与同时言诗也。或曰：“先生道既如是

，仍为善于宝松乎”

答曰：“吾为汨汨扬波而已。”为处州节度使陈德诚知重。及金陵将危，洞乃为七言诗，大榜路旁，云：“千里长江皆渡马，十年养士得何人”又云：“翻忆潘卿章奏内，阴阴日暮好沾巾。”盖潘估表有云：“家国阴阴如日，将暮也。”开宝中卒于吉阳山，其遗集行于世。

林仁肇世为建阳人，仕郡为裨将。兄仁翰为福州王延羲内儿，谓之南廊承旨。先福州连重遇杀延羲立朱文进为主，以拒建州。王延政时仁翰杀重遇与文进以城降。仁肇少勇颜，膂力绝人，与陈铁齐名。身長六尺余，姿貌壮伟。在建州立战功。

陷，归金陵。嗣主见而奇之，署为将。周师攻淮甸，仁肇出援寿春，与刘仁贍相应攻袭大寨，斩俘甚众。及复濠州水寨，累有战功，授淮南营屯应援使。周师于正阳且浮桥而渡，仁肇率勇敢之士，载口葶乘风潜至，将烧绝桥道，为返风所拒，火不及发，合战退，惟仁肇乘单骑而殿。周驸马都尉张永德猿臂善射，癸无不毙，人皆神之。自岸见而射之。其所亲乃喝曰：“这汉中口矣。”仁肇格去之。永德曰：“不知何良将也，未易可图。”及割地，以前官镇润州，颇有功能，善抚养士卒。复镇武昌。迨周世宗朝，李重进据扬州不顺，太祖征平之。既而淮南无屯戍，诸郡所守不过千人。仁肇密说后主曰：“今宋朝前年征蜀，今取交广，还往数千里，师必罢毙。请假以兵数万北渡，直抵寿春，分据正阳。因其思旧之民，累年之粟取复淮甸，势如转九。纵彼求救，亦一二矣。臣当据淮对垒而御之。

复请臣起兵之日，闻于北朝，言臣据兵窃叛。苟事成功，济国

家受利；不利则请族臣家，以明陛下之不二。”后主惧其无功，徒劳社稷。乃不从。开宝中以仁肇为南都留守南昌尹。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，私于仁肇左右，窃取其存神。俟江南朝贡至以示其使曰：“汝以斯图何如”对曰：“此似神，本国林仁肇。”因曰：“仁肇且将至矣。”又使微指其空馆曰：“斯仁肇之第也。”后主闻之，不知其权。遽使鸩杀之。不二年，王师渡江。仁肇少有风疾，其息气颇秽，时谓之肺掩不正。及遇鸩，而家人疑其不秽，寻病而卒。

●卷十

○卢绛朱令斌申屠令坚刘茂忠

卢绛，字晋卿，世为宜春人。其父唐末任南平王钟傅，署馆驿巡官。有子七人，绛乃其仲也。少好学，无不研精，颇通大义。不能治产业，每纵侠与博

徒游。初，西京作坊副使尹承谔，少于后主，世献利便。归吉州，兴回运务以资国用。路过南昌。绛能书计，辟为本务史数年。暇则从屠奕角抵辈饮食。

无何，贫困。乃欺窃官缙，罪当弃市。承谔且发，绛惧，易儒服逃于涂阳土豪陈氏家。寻会赦获免。旦夕与陈氏诸子乃杂录六韬之属。陈知其识度状貌非儒家流，乃谓绛曰：“吾窃知子颇有谋略，今国家方急贤豪，非子穷委之时也。”遂厚货赉而遣之。绛不获已而行，至丰城为曩昔交游无赖辈相率饮博。数日之间，果囊皆罄，遂无聊。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嗤鄙不录。遂惭愤，入庐山白鹿洞国学，与诸葛涛、蒯鳌等善。不听读，唯以屠沽贩鬻为事。同舍诸生中有篋笥稍丰而吝者则强取之，弱者侮之。及山下寻师有嗇于宾道者，乃阴持禁物诬之，俾出缙帛。洞中流辈号为“三害。”及朱弼新除国子助教，欲疏理其罪，绛遂亡入金陵。既至，块然旅邸，素无知旧。裂裳既匱，遂薄游京口。往来壁涧，寒雪，薪炭若桂。少有膂力，乃踊折檐桷而烧。时有守困吏见面壮之，延归。既久，遭岁饥，吏无

以给。因俾绛夜跃困檐，自气楼间入窃官粟，数十往。一夕，入见长人先立困中，绛于是奋搏而吏之，乃为一柱，冷若水铁，顷之失所据，乃惧而出。遂中痼疾。逾月，既乏资给，疲瘵且极。忽梦一白衣妇人颇有姿色，谓之曰：“子之疾当食蔗即愈。”既诘，朝见鬻蔗者，绛揣囊半晌，乏一镗，唯有唐韵一册。

遂指易之。其人曰：“吾罪乃小贩鬻，将此安用哀君欲之志切，遂贻数挺。”绛喜而食之，至旦疾捐。资用窘蹙，常默默不自持。迨数夕，又梦前白衣妇人谓绛曰：“妾乃玉真也。太尉富贵时至。可诣郡城。妾有一诗一缙以助行旅。十年之后于孟家陂上必当奉见。其词曰：‘清风良月夜深时，箕帚卢郎恨尚迟。

他日孟家陂上约，再来相见是佳期。’”言讫而去。绛惊觉，因思其语，“呼予为太尉。”乃惘然，又不测孟家陂之说，展转卧傍，果获其缙。由是自负，襟怀豁然。入金陵画策，诣后主上疏，乃陈京口至壁涧数要冲之地，宜立栅屯戍，广设备御利害数十事。绛素有口辨敏捷。数日未报，复为书诣光政，陈乔见之，与语数，遂大奇之。因表署为本院丞旨，使筇百卒任。

所陈利便，经营制置，颇见干绩。寻就转沿江诸屯兵马监押兼巡检。于是召募无赖少年便于舟楫狎习水道者。得马雄、王川军、张三十四等数十人，立为偏裨将校，俾督卒伍，号令日严。

操习水战，节以金鼓，使知前，却示以旌旗，指挥行列，部分次序，进退迟速有法，转运如飞。时有一艘应命稍稽，遂斩其长。复试之，可使蹈巨浪。

累于海门遮获越人船舫百余艘，监数万石。献之后主。赏其功，遂封爵柱国。及王师渡江，克池州。急召还，授凌波军都虞侯。城外沿江都部署。王师屡攻秦淮口水栅，绛率舟师援之。前后与都统军皇甫继勋与郑彦华等忌绛功名出己。上说后主，遣之出援丹阳。绛因率大部舟百艘为八字列阵而行，曹彬等识绛所部，开围出之。既至京口，舍

舟登岸，与之三战，越人三北，其围遂解。乃以为润州节度使守太师。自绛出建康，水陆之攻愈急。后主数诏遣还，为左右所沮。未几，宣州叛。乃授绛节度使讨之，遂平其城。金陵陷，诸城皆下，唯绛等不顺，谋割据岭表，使建州刺史陈德诚等往谕之，过歙州龚慎仪闭门不纳，绛怒曰：“慎仪乃吾故人，何故见拒”使马雄攻之，城陷，慎仪朝服而出，为雄所杀。既而绛弟奔，太宗诏旨委谕罢兵入朝。绛遂聚将校议之，王川军之徒皆厉声拒命不从。绛欲杀弟而行，弟乃私谓之曰：“兄今不顺诏命，乃独善一身，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”绛乃犹豫。会先锋曹翰使赍铁券至绛，乃与马雄张三十四等数人脱身夜亡，余众亦溃。曹翰使卫送京师，既见上，问绛曰：“卿何不早归朝廷，劳朕诏命”对曰：“臣受李煜厚禄，只知事李煜，未知事陛下。”上曰：“李煜已臣妾于朕，卿于草野何俟”曰：“臣闻李煜归命未受王爵，故臣未归。”上闻其言颇忠赤，宥之。

授冀州团练使。既数日入授命，曹翰亦入，马雄方俟恩于外，时龚慎仪犹子颖见绛、雄等，以手版击之，遂闯入殿门。颖因称：“臣叔为绛及马雄冤杀。”上怒，方诘绛等，曹翰先锋被宣歙二郡，绛未有金帛以赂之。因入奏曰：“卢绛乃一奸贼，陛下存之为国家日后之患矣。况冀州乃边境之郡，而使有重权不可。”上命皆斩之，绛呼曰：“陛下以铁券诏臣，恕之以不死。今以微罪一旦见杀，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。”上曰：“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，何负于卿。”既出，乃呼延替当视行事。将出梁门，绛遂顾见拥一白衣妇人来，宛同昔日梦中。因嗟曰：“玉真矣，何至于此乎。”替问其故，绛乃白其梦。将斩之，绛曰：“万乘帝王斩一伪署节度使，可无毡褥乎”替使驰奏，上遂赐之。绛复问孟家陂，持刀者曰：“斯场是矣。”

因数指迨今十年。欢曰：“昔之梦今果验矣。死复何恨”玉真

姓耿氏，其夫死，与前妇之子通，当极法。与绛同场斩焉。绛孙器，有文学，今登进士第矣。

朱令斌，不知其先何许人，乃大将朱业之从子。少随业征讨。初署为小校，拳捷善射，深目。军中号为“朱深眼”，后以军功累为神卫军都虞侯。开宝

中，林仁肇镇南昌数年，卒。

遂以令斌领其郡。王师征金陵，令斌于浔阳湖口缚大筏，万里载粮军器几数千万，战艘上具炉炭，将断采石矾浮梁以援金陵。

既成或说之：“可乘盛夏江流泛溢，时便风，其势迅急，可以成之。”令斌不从，至冬，遂帅水陆数万进，行数日，至虎蹲洲，与王师遇。令斌不晓兵机，将战，独乘大航，高数十重危簷，与亲信千人共载。上建大将旗幡，指麾而进。王师见之，聚众舟并兵攻之，令斌势蹙。遂使火油矾以御之，属北风势紧回，焰迸星条，忽自焚燎及大筏，于是水陆诸军不战自溃。令斌力穷投火而死。旬日烟焰不绝，独其子脱身奔南昌，为节度使柴再所用。阙自是建康失援而陷矣。初，军至石牌，营子所为，昼雾昏濛，又不见掌外。人望其气如虹，上亘于天，众皆惊为不祥之兆也。因杀数十人，不数日遂败。

申屠令坚，山东人自少无赖，好博，膂力绝人。晋汉之间，为盗犯法，州郡繁械入京师。将至，遂赂守吏曰：“吾今若不死，则为一健卒。君等皆吾州卿之人，吾与别可饮数瓿以为永诀。”时守者皆醉，在夜亡归。会贼帅咸师朗等惊淮北，众至千余人。令坚因往，与官军转战，杀伤颇众，群贼勇之。后帅师朗出援寿春，为林仁肇应援刘仁瞻，同破城南大寨。及复濠州大栅时勇冠军中，左右奋击，前无劲敌。因是录功授神卫军都虞侯。后主立，益见亲任，常居侍从。开宝五年，除吉州刺史，委以边务。既至缉理军事，完治城池，镇遏边鄙，颇有节制。及建康陷，后主委谕至，命以顺命。令坚私约袁州刺史刘

茂忠反。杀监军侍其稹，割据不降，未发而卒。令坚未死二年间，夜不安寝，目或瞑，梦与人斗战，往往踊而叫呼。所畜歌妓十数人，常分为二，至昏而代，自夕迨旦，令声乐歌舞，宴饮以（原空十二格）获，假寐而已。及死之夕，若中风，狂于室内，如与人搏击，逾时而绝。

刘茂忠，其先彭城人。后世徙居庐陵安城，因家焉。氏族寔繁。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后，法令弥弛，预原阙境。两地之民互相侵掠，不能禁止。茂忠自小略通书史，不事产业，以豪纵自居。乃逐其首帅日息夕恣，掠剽卿里，利其资货，颇为人害。

为郡邑所捕，屡抵大罪，会赦贷死。与其徒党各被繁械于金陵，籍为官卒。时上江群盗赵晟、萧荣、彭先等数部聚其徒至数百，深潜岩穴，出恣暴恶，郡邑患之。官健不习险阻，收捕累年不获。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赎，因许之归。遂入晟党，为先唱掠，分财帛多推与之，及得术士孤虚壬《遁星禽占候风角》之书，遂伏而试习之，皆验，众愈信之。因熟往还其间，约吏为内应，一旦掩击，殆尽荣等，屡战平之。

时庐陵鸱鸪洞盗有吴先者，乃故具胥。独奸猾，凡计诱皆莫之信，捕之不获。茂忠遂鞭所亲信二人，诈得罪奔先，示以创，先果信而勿疑，未逾月斩先首，其徒遂溃，州里庆之。呼：“刘小仆射，”郡录功复入金陵，后主署吉州在城兵马都押卫，锡赆优厚。复遣还，与郡守同修营版筑，众迨方数，皆悦从之，后未期而就。复召入，授袁州萍乡制置使，委以捍湘潭之境。既至抚缉士庶，明法令，步骑精练若指其掌。王师初围金陵，茂忠抚巡界上，因兴兵纵猎，无何，逐兽出界。而潭人拒之，茂忠怒乘胜掠至沔陵而还。时潭衡巡检使祖洎、其副梁谋欲执仇议取。会冬至日茂忠必宴会，乃率步骑及率白而潭民迨数千而至，缘边营栅，皆遁望楼，烽烟骤起，报骑亦至。茂

忠乃会群吏议，众汹汹不能谋，唯茂忠颜色自若，因命酒，既数行，报骑又至，众请行，茂忠笑谓之曰：“今日将旰，如出师则主将不利。”遂使间道往设伏兵，焚绝桥渡，然后躬擐甲胄带鞬伏车屈。亭午，而行十许里，与潭师遇，遂合战。迨晡胜负之势未决，茂忠乃舍骑自步奔车屈，亲入敌阵。少却，因乘胜急击，众大奔溃退，遇伏兵，桥道既绝赴水溺者几尽。茂忠先购军中获酋长者，生致之。时祖获逸有持梁而至者，茂忠令释缚以军礼相见。然后馆之如宾，及生得潭人，乃指梁曰：“此国家小喽罗也。”迨旬余，使转赆于金陵，至南昌为群节所害。后主加茂忠功绩迁袁州刺史，其余军佐僚属进职有差。

寻以建康不守，后主为虏。时吉州刺史申屠令坚结之以抗不顺，属令坚死而事寝，因释甲将去袁入朝，应郡府公籍二除赋外，其余科率军旅版牍并命焚之。冀期更甚，袁入赖焉。行舟次淮汴，修谒称“袁州刺史诣主口岸者，”朱供奉见乃掷刺于地大骂曰：“亡国之俘，仍刺史为”令具榜帖乃赞见。将阶其厅，署吏复叱之，令阌衣执杖庭参。既至京师，上曰：“江南被陷，国已亡矣。”何仍掠朕边邑而残贼士卒”茂忠对曰：“臣受李氏国恩，唯忠勇是奋。虽陛下亲征，亦当殒身不顾。”太祖见其诚恇，待之颇厚，乃授登州刺史之任。既至未几，会前主岁朱供奉抵罪，贬为郡将。公见其来亦不之憾。令就职，日两卫俾立墀下，供奉逾月惭死。在郡廉干，颇有政理。迨太宗嗣位，枉赌博事露，左迁，分司西京。未几会赦，复资任关。昔茂忠微时，常所持车屈，将有斗战必宿而鸣，即至杀戮。乃与潭师战，亲持奋击，前无坚敌，左右中者皆洞胸胁，迨百余辈。因败其赍，时遇阴霾即加痛楚。至是疾作，臂不举，病数日卒。

追赠某官。茂忠本名彻，后主以犯汉武讳，为改焉。在江南日，虽军务烦剧，处置无滞然。延楼下士不惮儒术，皆揖让周眇，

询访时务，无不尽礼，门馆常盈。或时饮宴，武僚相侔。刺袁郡日，君生一女，居金陵。城陷，为兵人所掠。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，托鬻衣而窃求之。遂表闻取还之。既至，皆喜。因暑夕，与庭下墩坐。茂忠据拐，忽见一人自外跃剑刺之。茂忠以拐自捍，连举数四，拐殆绝，刃不能中，会左右执之，送军巡司，按讯斩之，乃昔掠女兵人也。初潭师兴，其间有贪佞好勇者皆先投祖梁，署以萍令薄之秩，及败溺，不还。至今孤幼犹哭且怨茂忠焉。

●逸文

陈度两策科名，皆非正榜。尝曰：“吾必使子孙雪之耳。”

及其子九思举进士，亦以老榜。君子曰：“大器不可以力致，盛名不可以强取。”

韩熙载，高密人，显仕江南。初知贡举，人皆以为巨题。

熙载自赋诗五首，旦示诸生，皆有可观。及著《格言》五十余篇，时辈罕及。诱掖后进，号韩夫子。性好谑浪，有投贖荒恶者，使妓炷艾熏之。俟来，嗔曰：“子之卷轴，何多艾气也！”

晚年奉贡入梁京，都绝知旧，乃题于馆壁云：“未到故乡时，将谓故乡好。及至亲得归，争如身不到。目前相识无一人，出入空伤我怀抱。风雨萧萧旅馆秋，归来窗下和衣倒。梦中忽到江南路，寻得京中旧居处。桃脸蛾眉笑出门，争向门前拥将去。”

又云：“仆本江南人，今作江南客。再去江北游，举目无相识，金风吹我寒，秋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，江南有人忆。”或问：“江南何不食剥皮羊”熙载曰：“江南地产罗绮故耳。”时皆不喻。熙载去，乃悟，追之不及。

韩熙载后迁中书侍郎。赴宴，见园子果红抹额，引数十宫奴，皆名色，乃叹曰：“此职也，好以中书侍郎兼之。”熙载少尝服术，忌桃李。后主内宴，俱赐侍臣，熙载不得已，遂食数颗，至是夕，泄出十数术人长寸余而卒。

韩熙载自高密奔江淮，先主大加进擢。后主即位，颇疑北

人，往往赐死。熙载惧祸，肆情坦率，破财货售乐妓以百数，月俸至散与妓女，一无所有。既而不能给，遂衣敝缕，作瞽者，持独弦琴，俾门生舒雅执板，随房歌舞求焉，以足日膳。旦暮不禁其出入，窃与诸生谣杂。熙载过之，笑曰：“不敢阻兴而已。”及夜奔客寝，其客有诗云：“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头畔着衣裳。”时谓北齐徐之才无以过之。月入不供，遂表后主曰：“家无盈日之储，野乏百金之产。仲尼蔬食，平仲肫肩，亦未之如也。今商

飏已至，寒色渐加，挟纩授衣，未知何以。”

后主批云：“熙载咄咄，意要出钱，支分破除，广引妓路，如云临川一使，巾帛轻怯，措大无失也。且日俸五十余千，谓之不足，则竭国家之产，不过养得百十个措大尔。”乃赐内库绵绢充时服。自是多不赴朝，为左右所弹，分司南都。上表乞住曰：“诸佛慈悲，常容悔过，宣尼圣哲，亦许自新。臣无横草之功，有滔天之罪，羸形虽在，壮节全消。满船稚子婴儿，尽室行蹄坐哭。劲风孤独，病身那得长存万水千山，回首不堪永诀。”后主又批云：“既无迁善之心，遂掇自贻之咎。表陈悔过，览之怆然。可得许本职在阙下。”

欧阳观，本庐陵人。家世冠冕，一祖兄弟，自江南至今，凡擢进士第者六七人。观少有辞学，应数举，屡阶魁荐。咸平三年登第，授道州军州推官。考满，以前官迁于泗州。当淮、汴之口，天下舟航漕运鳞萃之所。因运使至，观傲睨不即见，郡守设食，召之不赴，因为所弹奏殆于职务，遂移西渠州，迨成资而卒于任所。观有目疾，不能远视，苟矚读行句，去牒不远寸。其为人义行颇腆。先出其妇，有子随母所育。及登科，其子诣之，待以庶人，常致之于外，寒燠之服，每苦于单弊，而亲信仆隶，至死曾不得侍宴语。然其骨殖，卒赖其子而收葬焉。

夏宝松，庐陵人。与刘洞唱和，为节度使陈德诚所知。德诚赠诗曰：“建水旧传刘夜坐。”刘洞有《夜坐诗》。螺川新有夏江城。宝松有《江城诗》曰：“雁飞南浦钟初动，月满西楼酒半醒。”又云：“晓来羸驷依前去，雨后遥山数点青。”

皆佳句。

唐仁杰，全州人。苦吟。陈德诚出守池阳，仁杰以诗贻之云：“红旆渡江霞蘸水，青蛇出匣雪侵衣。”德诚善之，勉之入金陵。会休沐，朝达集于升元寺，召之坐。酒行，请仁杰赋《登阁诗》立谈而成。其中有句云：“云散便宜千里望，日长斜占半城阴。其余亦可观。《赠嘉禾峰僧》云：“只住此山能有意，向来求佛本无心。”时论与之。

颜诩谢，鲁公之后。所居有泉石松竹，创亭延客。孟宾于留题诗曰：“园林潇洒闻来人，欲往因循二十秋。今日开襟吟不尽，碧山重叠水长流。”

陈颖，南昌人。业进士。《题汉祖庙》曰：“项羽英雄犹不惧，可怜容得辟阳侯。”得狂病而卒。

邵拙，字拙之，雁门人。好学，博通经史。水曹郎赵庆有诗赠之曰“迈古文章金鸞鷲，出群行止玉麒麟。”仕宦不达而卒。有诗传于时。其间有云：“万国不得两，孤云犹在山。”

此其应欤。

毛柄聚生徒于庐山白鹿洞，与诸生讲论，所获资镪，皆以市酒。洞有辨者，嘲云：“彭生作赋茶三片，毛氏传诗酒半升。”尝自题于斋壁云：“先生不在此，千载只空山。”因大醉一夕而逝。”

刘炎少负词学，晚为永新尉，拙于政治，遂有贪名。太守行邑，覬覦之意，而炎不悟，既行，诗讽炎云：“未到桃源时，长忆出家景。及到桃源了，还似鉴中影。”炎及和而复之，后

因民诉贿，遂按以法。炎复有诗云：“早知太守如狼虎，猎取膏粱以啗之。”

潘闾自号逍遥子，作《苦吟诗》曰：“发任茎茎白，诗须字字清。”

刘素，字仲华。好学，不事科举，颇通迂、固、寿、晔之书。尝有人贻之诗曰：“不甘五等诸侯荐，直肯九重天子知。”

然卒不不及仕。

曾氏有讳崇范者，庐陵人。献书李唐，遂家金陵。李氏归朝，而其子乃以丧归。

丘旭，字孟阳，宣城人。南唐状元及第。自江宁尉调邑簿。

吕圣功判铨曰：“吾以为古人，今乃见之。”荐试学士院，不中。久之，为茶陵县，秩满至仕。

丁咸序未第时，梦乘龙而起，回顾又有骆驼在后。二十年方捷。殿榜出，亚其名乃龙起，次骆驼起，因悟梦。

应用善写细字，微如毛发。尝于一钱上写《心经》，又于粒麻上写“国泰民安”四字。

唐尹氏善歌。因重阳，与群女戏登南山文峰，而同辈命之歌。乃颦眉缓颊，怡然一曲，声达数十里，故俗耆旧云：“尹氏之歌，闻于长安。”

【完】